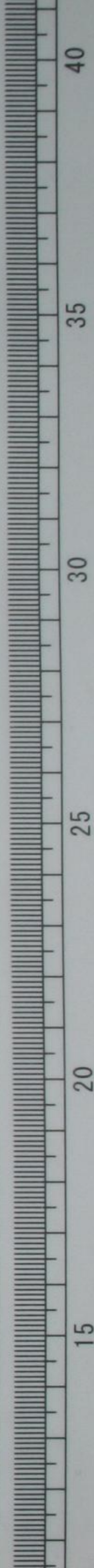




讀杜心解

續七排 五、四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19  
10





文庫 17  
W119  
10

卷五之四 五排

元日示宗武 又示宗武 遠懷舍弟穎觀等

太歲日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卻赴通州題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讓西果園四十畝 行次古

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 大曆三

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

詩凡四十韻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寄李十四員

外布十二韻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 夏夜李尚書

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遣悶 秋日荆南述懷

讀杜心解 卷五之四 目錄 一 卷五之四

昭統六年二月一日贈  
王岐之書唐氏寄

010185192518



三十韻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寄薛

尚書頌德敘懷斐然之作三十韻 舟出江陵南浦奉

寄鄭少尹審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哭李尚書

過南嶽入洞庭湖 北風 哭韋大夫之晉

迴棹 千秋節有感二首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

重送劉十弟判官 登舟將適漢陽 湖中送

敬十使君適廣陵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

歸上都二十四韻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送

覃二判官 暮冬送蘇四郎後兵曹適桂州 奉送

蕭十二使君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 送

魏二十四司直克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

同豆盧峰知字韻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

奉呈湖南親友

計三十八首



詩林八角 卷五之四 究

奉呈臆南縣文  
同豆蠶紗味半賸 風寒舟中外林書對三十六賸  
賸二十四后直京巖南掌與對腹中快宜兼寄草譜附送  
登舟信三十八首 湖中送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送  
北風 吳軍大夫之晉  
春時盧五丈參謀瑞



卷五之四 五排

起代宗大曆三年訖五年

纂年譜大曆三年去夔三月至江陵秋移  
公安冬之岳州四年之潭之衡夏復回潭  
五年四月避臧玠亂入衡州欲如郴州至  
耒陽不果秋回舟荆湖寓卒年五十九

元日示宗武 入大曆三年

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方飄零

還柏葉 一作酒。歲時記正月一月進椒柏酒凡  
飲次第從小起。庾肩吾詩聊用柏葉酒。 衰病只藜牀訓喻青

衿子 謂宗武 名慚白首郎 公自謂 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不見江

東弟 原注第五弟漂泊江左近無消息 高歌淚數行

情直語質之篇自然合律。起四句四意提盡通篇。柏葉藜牀從逢正滯遠衍出青  
衿白首從笑汝啼吾衍出。落筆稱觴過遞語脈。臨觴而憶弟。正欲輟飲振筆而高  
歌聊託悲吟。一時情事。歷歷在目。此四句亦從處處迢迢內衍出也。

賣壯心 卷五之四 五排 一



又示宗武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牀。試吟青玉案。

回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按此是廷獻之具

莫

羨紫羅囊。

晉書謝京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因戲賭取之我此是少年分心服玩之習

假

一作日從時飲

楚辭聊假

日以媮

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

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前詩汎慨此專語子。夏客疑此詩有譽兒癖愚則以為訓子書也。宗武質美可教故示之以此。覓句攤書鼓舞引進語。試吟莫羨一勉之。一戒之。從飲共長又復傲揚之。應須二句上下轉側處飽經術告以務學之本。後所云云也。愛文章引以可造之機前所云云也。孔門弟子經術之準。故舉以為法。然則公非無本之學也。

遠懷舍弟穎觀等

陽翟空知處。

穎所在也唐書陽翟縣屬洛州

荆南近得書。

觀所在也

積年仍遠別。多難

不安居。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

前九月三十有悲秋向夕終句十月一日有為冬亦不難句疑此元

日正值立春

雲天猶錯莫。

梁范靜妻詩神往形返情錯莫

花萼尚蕭疎。對酒都疑夢。吟

詩正憶渠。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廬。

張遠云亦元日所作。因前不見江東弟句故又有此。一二提明兩弟處三四點出分離春起冰除輕重時序計其地則悵望雲天思其人則空吟花萼二句括起四意疑夢憶渠正所謂遠懷也。以舊時歡聚作結掉尾悠然不盡。

太歲日

大曆三年歲在戊申舊書是年正月丙午朔則太歲乃初三月也。

楚岍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聞闔

開黃道。衣冠拜紫宸。

潘鴻曰疑當時以太歲日為慶

榮光懸日月。賜予出金銀。

愁寂鷓鴣行。斷參差虎穴。隣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散地

謂與朝

逾高枕。生涯脫要津。

寧相意

通首皆羈縻之感起四句提出老而留滯意次四句述當年是日隨班之事又次四句傷去官而望闕結四句兩應中幅兩應篇首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卻赴通州唐書通州郡屬山南西道。題

已盡此此下主簿前閬州賢子前有送高司直尋封閬州詩余與主簿平章

鄭氏女子宋注太平廣記天寶中盧子夢謂其從姑姑曰吾有外甥女甚有容質當為兒平章據此則平章乃唐人通好語也垂

欲納采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鄭氏女時當在夔五郎乃就婚而來者至則事已不諧因赴通州通州或是其父閬州移官處或是罷官移寓處

禁嚮去東床晉謝混議尚孝武女晉陵公主未就而帝崩王珣戲混曰卿莫近禁嚮趨庭赴北堂謂赴風波

空遠涉琴瑟幾虛張渥水出騏驎仇注謂閬州崑山生鳳凰仇注謂鄭氏女

兩家誠款款中道許蒼蒼謂曾對天以盟頗謂秦晉匹從來王謝郎

青春動才調白首缺輝光白首公自謂玉潤終孤立晉史樂廣號冰鏡壻衛玠號玉人議

珠明得暗藏珠藏以况處女餘寒拆花卉恨別滿江鄉

起四句總挈大意渥水四句追述封鄭約婚事頗謂四句惜其停婚缺輝光者為人平章婚事而虛費往來故覺減色後四句慰而送之王孤立憐其敗與珠暗藏祝其他餘寒拆亦別時景色亦借映停婚凡此皆五郎之恨亦公一時之恨也此別殊自恹然

將別巫峽贈南卿一作鄉兄灑西果園四十畝

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藥

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鋤正月喧鶯

未茲辰放鷁初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舒託贈卿家有向為我物

因歌野興疎殘生逗一作通江漢說文逗投合也按詩是逗留之意何處

狎樵漁

公自計生平託迹周流所拋棄者多矣復此撇去殆難為懷起四句詞旨凄泊感慨深長雜藥四句落到果園將去而繫念也正月四句敘將別時園中之景結四句總說到贈園作詩而蕭然一往正不知何處因依可悲也已前半皆作戀戀語自為情長鍾氏云若說作輕棄所有反膚淺也說贈園處又難在着語不多



他人至此不免侈張矣。自此一棄後來竟無棲託之所。落拓之士。末稍多不得收場。為之喟然。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

荆州圖經夷陵縣南對峽有陸抗故城即山為壟。按古城或即指此。江陵幕謂節度衛伯玉之幕。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川。遲日春日也。白屋花開裏孤城麥秀邊。

濟江元自闊下水不勞牽風蝶勤依漿春鷗懶避船王門。

高德業。衛伯玉時封陽城郡王。幕府盛才賢行色兼多病蒼茫汎愛前。

上八將古城泛江分兩層寫而常道路復山川便引動行色句。蝶勤依鷗懶避便引動汎愛句。後四王門是陪才賢是主。蓋是詩呈幕僚非呈衛公也。結聯露呈書

言木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

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江陵即荆州。仇注詩本四十二韻。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窄轉

滾啼狄虛隨亂浴。鳧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膚疊壁排霜

劍奔泉濺水珠杳冥藤上下。濃淡樹榮枯神女峰娟妙。昭

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怨操昭君作怨思之歌。夢盡失歡娛。神女賦寐而夢之寤不自識憫兮不

樂悵爾失志。擺闔盤渦沸欹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脉。冰雪曜天衢

鹿角真走險。一統志鹿角灘在尋陵左傳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惡何能擇。狼頭如跋胡。一統志狼頭灘亦在尋

陵詩注胡領下懸肉。惡灘寧變色高臥負微軀。書史全傾撓裝囊半壓

濡生涯臨臬兀死地脫斯須。不有平川決焉知眾壑趨。乾

坤霾漲海雨露洗春蕪。鷗鳥牽絲颺驪龍濯錦紆。落霞沉

綠綺。殘月壞金樞。海賦注金樞西方月沒處。泥筍苞初荻。陸機疏亂或謂之荻三月中其心挺出如箸。沙



茸出小蒲許氏說文蒲水草也雁兒爭水馬子瞻詩君不見水馬兒步步

水秀才也一名蝦扒虫鷺子逐檣鳥陰鏗詩檣轉向風鳥趙注船檣

容煙霧環洲納曉晡前聞辨陶牧登樓賦北彌陶牧荆州記轉盼

拂宜都唐書宜都屬峽州杜臆即縣郭南畿好原注路入松滋縣肅宗

不遠津亭北望孤津亭津渡亭候也勿勞心依憇息朗詠劃昭蘇

昭蘇見意遣樂還笑衰迷賢與愚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鑪

謂大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臥

疾淹為客蒙恩早廁儒廷爭酬造化指為拾遺樸直乞江湖

灑灑險相迫滄浪濶可逾滄浪近浮名尋已已世說何揚州曰使

嬾計卻區區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原注此寺有晉王右軍書

哲形像名畫記江陵天皇寺僧繇畫梁武帝問釋門之內如何畫

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此殿以有宣尼像得不毀

九歌注帝子堯同泣舜蒼梧帝子蒼梧皆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

二女湘夫人也旄頭初傲擾晉書昂為旄頭鶉首麗泥塗晉書鶉首於

吳越春秋歐冶子旄頭初傲擾按此指祿山鶉首麗泥塗辰為未秦之

分野屬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鶴歷塊匪駘駒

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呼字與軒搃勢可呼五雲高太甲隋書天

如華蓋在霧中或有五色朱注太甲或出緯書未六月曠搏扶逍遙迴首黎

可強解王勃夫子廟碑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疲茶作蕭未必免崎嶇

起四結四中間分五段寫五段之中前三段就出峽所經言是敘事體後二段就

此身漂泊言是議論體少陵長律中此篇最為文從字順公雖久欲出峽而居

夔已兩載餘一旦舍去必有愀然不忍者起四句哀情若揭窄轉一段敘峽內

舟行之景窄轉虛隨船初放也石苔六句皆在峭壁之間濺水珠亦就石壁上見

曲留夢盡分頂上聯本地本懷兩映得好攞闔一段敘下峽經險之景風雷耳中

聲冰雪日中象鹿狼二灘借成語寫實境琢句最巧惡灘即指鹿角狼頭寧變色

賣土心解 卷五之四 五排 五



勉强禁持也。負微軀判卻身命也。不有一段綫。峽外曠蘇之景。轉接飄曳。言若不  
 有峽外平川焉。知峽間眾壑。何所底止乎。靈漲海。不見涯涘。洗春蕪。乍見青暉。素  
 絲濯錦。晴光搖漾。霞沉月壞。遠色模糊。此上皆實就平川寫。荻蒲雁鷺。又平川洲  
 渚間幽趣。絕島二句。束平川。起都邑前。透過一筆。先打逗。江陵轉盼。縮來一筆。  
 謂才過。尋陵南。畿即江陵也。雖尚未到。將近則氣象已好。北望望闕也。由南畿字  
 觸起。依憩息。將依江陵。劃昭蘇心。胸且為之一曠也。此四句。已拖起欲往江陵意。  
 為後半篇張本。其借辨陶牧。插入南畿好。借南畿字。搭上北望孤。以引起下文。不  
 歸北而留南。意來有鬼神莫測之妙。意遣一段。歷述漂泊之情。而因以決今之所  
 向。意遣四句。乃混俗任運。意是下半篇提筆也。丘壑四句。言當日自命不小。臥疾  
 句。指在夔下三句。原所以淹為客之故。灑灑四句。明目前出峽之意。喜近四句。用  
 隔聯對。落到將適江陵。頓住朝士一段。表所以祇到江陵。不即北歸之故。蓋朝廷  
 久事戎兵。由首惡殃流。京闕。是使甲士志得。儒生道消。君子居此世。固當如出塵  
 之鶴。歷塊之駒。飄然遠逝。無與此輩同列也。下再以四句。詠歎足之。伊呂之純臣  
 難致。韓彭之悍帥。難馴。回首帝廷。如五雲太甲。渺然天際。惟效鵬搏。南徒為長往  
 之計而已。此為決就江陵之詞。要皆在末至時寫。正洗發題中將適字。至此本意  
 已盡。結四句。又作掉尾勢。言值此困擾之秋。雖姑且就此。恐終未得為安居耳。公  
 詩云。篇終接混  
 茫。其此類也夫。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唐書蘇州屬江南東道。江陵詩。

星拆台衡地

朱注長史父必以宰相得罪未詳其人。或云是適之。夏客曰。明皇時適之為左相。罷後仰藥死。

曾為人所憐

公侯終必復

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經術昔

一作竟

相傳

漢韋賢及子立成。然以明經位宰相。

食德

見從事

訟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

克家何妙年

一毛生鳳穴。三尺獻龍

泉赤壁浮春暮

一統志周瑜與操遇於赤壁。在武昌府樊口之上。江之南。峴。

姑蘇落海邊

越絕書闔廬起姑蘇

客間頭最白

惆悵此離筵

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起四。推本舊德。謂且有後中四。乃美長史才華。見家聲克振也。後四。敘還題面。赤壁其所經處。姑蘇其所赴處。頭最白。公自謂送者非止一人也。樂天琵琶行結語云。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用此筆意。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卿公稱謂復疊尊禮之至。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吾賢富才術。此道未磷緇。玉府  
 標孤映。穆天子傳。羣玉之山。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霜蹄去不疑。激揚音韻徹。籍甚



衆多推潘陸應同調孫吳亦異時北辰徵事業南紀赴恩

私卿月昇金掌書卿士王春度玉墀薰風行應律湛露即歌

詩詩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之詩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樽前江漢闊後會

且浚期

起四句本以渾然稱許之詞作冒而音節道上便能隱對朝命振喚靈動中十二句鋪敘條貼王府霜蹄其丰格也激揚藉甚其才華也此為贊詞潘陸蒙上才華孫吳起下事業玩應字亦字遞下可知就事業搭合北闕之徵就被恩點清南轅之赴牽連鈞帶字字筋節此總為過脈卿月昇恩命起名也王春度出命之始在春初也薰風應暮春起也湛露歌面君有日也此為敘事以上三層作一片末四句自傷而曲致其情以多年去國之人送新命趨朝之客猛然感觸真不能不問天而悲老江漢迢迢浚期後會非望馬卿復來正冀此生復返其情為已切矣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原注新除司議郎兼萬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萬州今為縣屬夔州府使通賓客唐志司議郎東宮官屬名參漢望苑漢書戾太子冠武帝為立博望苑職述景題輿謝承後漢書周景辟

陳蕃為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更辟蕃惶恐起視職巫峽將之郡巫峽由荆入萬之路荆門好附書

唐志萬州屬山南東道山南古荆梁二州之地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正是炎天闊那

堪野館疎黃牛平駕浪黃牛灘在峽口時有水漲之事畫鷁上凌虛試待盤渦

歇方期解纜初悶能過小徑自一作日為摘嘉蔬渚柳元幽僻

邨花不掃除宿陰繁素奈過雨亂紅蕖寂寂夏先晚泠泠

風有餘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敞

廬

此非送行詩乃留行詩也原注云雖尚伏枕已聞理裝是為寄李之本旨故前半戒其簡暑之官後半邀其過家度夏公之篤於友誼如此此詩朱本編大曆四年是夏公在湖南常舟宿則不應有小徑摘蔬等句仇本編廣德二年是夏公在成都而萬州亦在峽內則不應有巫峽黃牛等句總由誤認荆門附書為公欲託李致札耳不知詩意不爾也詩應是三年之夏在荆州作李亦當在荆州近境也玩起四句李承荆門節鎮舉辟督促就官故用題輿事見承命宜惡而附書句正



勸其奉狀舉主請假寬期而已亦可助之請也遠行內熱一詩之主炎天野館病熱所忌駕浪凌虛兼值水漲難行試待二句頓上渡下悶過自摘囑其來寓養病悶字跟內熱來自字見親愛之極渚柳以下連敘清涼之景語語與病熱對針至於江清可瑩竹冷堪梳而後宿疾除冠服理趁勢一語放手直作移几發帆聽其就道手法又何輕脫也此等詩當求之性情之間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 羣公即江陵幕府諸公

魯鈍仍多病逢迎遠復迷耳聾須畫字髮短不勝篔簹澤國雖勤雨穀梁傳言不雨者勤雨也注思雨之勤也鶴云此言得雨勤數與傳異炎天竟淺泥小江還積浪弱纜且長堤歸路非關北行舟卻向西暮年漂泊恨久客一作亂離啼童稚頻書札盤飧詎具糝藜孔子七日不食藜藿不糝語出莊子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高枕翻星月嚴城疊鼓鞞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鷖異縣驚虛往同人惜解攜蹉跎長汎鷁展

轉屢鳴雞嶷嶷瑚璉器陰陰桃李蹊餘波期救涸費日苦

輕齋後漢朱雋傳輕齋數百金到京師杖策門闌邃肩輿羽翮低自傷甘賤役

誰慙強幽棲巨海能無釣莊子任公為大鈞以五十犗為餌投釣於東海浮雲亦有梯勲

庸思樹立語默可端倪贈粟園應指冥志魯肅家富於財周喻往求資糧肅時有米二囤各三千斛

園與喻登橋柱必題相如志欲乘駟馬車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溪杜臆武陵即今

常德府在荆州西南按詩用桃源事

公留江陵或稍資衛陽城存濟茲乃復向外邑必有不得於中而別圖倚毗者栖泊之餘感慮靡騁作此呈衛幕諸公以見志首段述水次漂零之槩中八句述窮途窮濟之悲後段乃告哀幕府布腹心焉起法儘占地步魯鈍多病本不善周旋者而又汲汲遠去是以逢迎益迷澤國四句落到水次歸路陪筆向西指今所往此下皆漂零之槩而以我到此物難齊作一束二語聲情激越高枕四句水宿之景異縣四句徒然之歎此前後轉振處嶷嶷四句言羣公皆呈材趨幕我則雖沾餘潤仍躡前途也杖策四句幕寫侯門伺候之難以致羈棲莫恤巨海以下望羣公達情幕上為釣海梯雲之媒則赴會圖功乘機進說必有報効主人之處蓋



折一濟間而題橋自命之志猶存也。未又忽然颺開云丹心雖老未甘折服亦何能瑣瑣乞憐哉。行訪武陵與避世者遊耳。住法又高絕。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

李尚書名之芳。按江陵七律重泛鄭

監前湖題其上有宇文晁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甥。尚書之子。十七字黃生謂是此處自注之語。後人誤混於彼題之上耳。良然。重泛詩見四之二。鶴注石首縣在江陵府東南。仇注西漢柏梁臺詩聯句之始。

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酒香傾坐側。帆影駐江邊。之芳

翟表郎官瑞。蕭廣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飛鳴車前。按字文當是郎官出宰者。 見看令宰仙。或

雨稀雲葉斷。夜久燭花偏。甫 數語欹紗帽。高文擲綵牋。之芳

興饒行處樂。離惜醉中眠。或 單父長多暇。河陽實少年。甫

客居逢自出。爾雅謂姊妹之子為出。左傳康公我之自出。 為別幾淒然。之芳。會者四人。杜李崔皆送字文出宰者。惟

無句。字文。

首聯餞行直起卻以李與宇文並提。蓋斯筵李為主人。宇文為行客。杜崔特陪送也。次聯酒香承愛客。帆影承之官。三聯翟郎是令。又就之官帆影上清選職銜。四聯雲葉燭花。又就愛客酒香。邊鋪陳景色。此八句一線穿下。俱言李饒字文事也。五聯欹帽擲箋。述諸人聯吟之趣。六聯興饒離惜。暢當筵暫聚之歡。七聯多暇少年。美將來之優於為政。末聯客居為別。傷此日之淒然。送行此八句。四合敘諸公。四專收一賓。一主條理秩如。

遣悶

地闊平沙。岫舟虛小洞。房使塵來。驛道城日避。烏檣。出峽詩。燕子逐

鳥。暑雨留蒸溼。江風借夕涼。行雲星隱見。墨浪月光芒。螢

鑑綠帷徹。蛛絲罨鬢長。哀箏猶憑几。鳴笛竟霑裳。倚著如

秦贄。賈誼書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公家貧子壯則出贄。 過逢類楚狂。氣衝看劍匣。穎脫撫

錐囊。妖孽關東臭。藩 兵戈隴右瘡。吐 時清疑武略。世亂踣

文場。餘力浮於海。端憂問彼蒼。百年從萬事。故國耿難忘。



前十二景後十二情。前寫舟行夜泊之景。字字清峭。秦賢楚狂。少安樓也。氣衝。顛脫。徒抱虛志也。藩鎮。羗戎。則東西多事矣。世亂。踣文。則時清難遠矣。以身若此。世若彼。浮海而避地。無從問蒼而仰天。誰語百年萬事。亦姑聽之。獨無如一舟漂泊。故國迢遙。耿耿此心。何時可釋。的是舟中感觸。

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

昔承推獎分。公詩云。李邕求識面。王翰願下隣。又云。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皆少時推獎之人也。愧匪挺生材。遲

暮宮臣忝。為拾遺。艱危衮職陪。值肅宗在鳳翔時。揚鑣隨日馭。折檻出雲

臺。疏救房瑄。戾寬猶活干戈塞。未開星霜玄鳥變。月令。二月玄鳥至。八月玄鳥歸。身

世白駒催。史記。魏豹曰。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耳。伏枕因超忽。扁舟任往來。九鑽巴

嶼火。自乾元二年入蜀。至今下峽之年。三蟄楚祠雷。自大曆元年至雲安。至今春下峽之時。望帝傳應實。

昭王問不迴。追溯京肅相繼升遐。蛟螭滾作橫。豺虎亂雄猜。蕃戎叛帥等。素業

行已矣。浮名安在哉。琴鳥曲怨憤。琴錄。琴曲有烏夜啼。吳兢樂府解題。宋臨川王義慶被徵。家人懼夜

聞鳥啼憂思而成曲。庭鶴舞摧頽。秋水漫湘竹。陰風過嶺梅。苦搖求食

尾常曝報恩鯁。三秦記。魚集龍門下。不登者曝鯁而退。三輔決錄。昆明池人釣魚。綸絕而去。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魚之報也。結舌

防讒柄。撥腸有禍胎。蒼茫步兵哭。展轉仲宣哀。饑藉家家

米愁徵處處。益休為貧士。歎任受眾人咍。音台。楚辭注。楚人謂相啗笑曰咍。得

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差池分組冕。合沓起蒿萊。不必伊

周地皆登。一作知。屈宋才。漢庭和異域。震車云。回紇和親。晉史坼中台。晉書中台。

星坼張華被誅。震星云。言房瑄道卒。異域。蒙和。宗臣忌諱災。蒙和。羣公紛戮力。

聖慮宵衰。回數見銘鐘。鼎真宜法斗魁。晉書。斗魁第一星。西三星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

願聞鋒鏑鑄。莫使棟梁摧。磐石圭多剪。漢書。高祖封王子弟。所謂磐石之宗也。史記。成王封

唐叔。剪桐葉為圭。凶門轂少推。淮南子。大將受命已。則設明衣。剪指爪。鑿凶門而出。垂旒資穆穆。祝網



但恢恢赤雀翻然至

尚書中候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前

黃龍詎假媒

尚書中候舜沉璧於河黃龍負

卷舒圖出入壇畔漢郊祀歌天馬俶龍之媒

賢非夢傅野隱類鑿顏坏

普回切。淮南子魯君欲相顏闔以幣先焉鑿

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

何震亨以此詩通身主房瑄言愚謂篇首只述已得罪一句與房有關會然此段只是緣起耳以下一大段歷敘在蜀在夔在江陵流離漂泊之迹又其下一大段乃慨當時政府之濫陟任相之失宜而冀其改絃更化以幾治平中間只拆台忌諱等句意似指房然亦止引以為鑑非正文也不合屑屑牽扯使上下文理不貫末四句又是閉口藏舌淡畏觸忌之旨蓋以放廢遠臣評論國是有不容於不謹者亦正與起處以言見斥相關照首八句引起下文漂泊之由次段內素業四句謂有志莫伸安身無所乃停頓過接語上束滯蜀夔下起寓江陵也至貧士歎解也劃易該謂可舉而按也二句為下半提筆差池四句皆流對伊周地猶言政府地組冕條起萬葉冒濫必多政地非皆屈宋儒紳太雜正所謂難識而易該者和親特尋常之治體台位以忌諱而羅災此豈國家盛事夫亦冀今之居位者文相勵翼任人者淡加慎重所云戮力襄回也戮力維何志必期於銘鐘鼎事必期於法斗魁使鋒鏑銷而棟梁勿懷此羣公之所宜留意者也襄回維何樹親賢以回磐石抑捍將以杜凶門凝穆穆之神擴恢恢之度此聖慮所宜默持者也如

此則嘉祥薦至不難也詩至此幾於顯斥朝端攬謀國政矣乃以言事被廢之人而敢此饒舌乎故後四句隨手撇開作結以為夢野爰立之大權非所宜預鑿琢隱遁之往跡吾甘蹈之江湖之客冥心若愚固其所耳噫作詩者其有戒心乎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寄薛尚書頌

德敘懷斐然之作三十韻

前有送宇文石首詩此云石首薛明府辭滿可知宇文正是代薛之任告別明

府來荆南告別也辭滿在夏告別在秋明府薛尚書之弟尚書乃薛景仙

南征為客久

公自

西候別君初

宋注孫子荆有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詩注陟陽亭名候亭也

歲滿歸

鳧鳥秋來把雁書

謂其兄尚書之文節後所云披述作者

荆門畱美化姜被就離居

聞道和親入

舊書吐蕃傳大曆二年十一月和蕃使檢校戶部尚書薛景仙自吐蕃使還首領論泣陵隨入

垂名報國餘

連枝不日枯

連枝謂兄弟

八座幾時除往者胡星孛

山祿恭惟漢網

疎風塵相瀕洞天地一丘墟

鄴中記鄴城銅宮簾



翡翠虛洞冥記甘泉宮招仙閣鈎陳摧傲道西都賦周盧干槍纍失儲列傲道綺錯

胥長揚賦木擁槍纍以為儲文物陪巡狩親賢病拮据公時呵騁胥注作木槍相纍為柵也

狐首唱卻鯨魚通鑑至德元載以陳倉令薛景仙為扶風大勢愜宗蕭相守塞蘆子詩岐有薛大夫劾制山賊起即比

材非一范睢原注諸名將屍填太行道血走浚儀渠舊書浚儀

滄口師仍會元和志太行八陁第四曰滄口陁對鄴西唐書代宗討史朝義函右金吾大將軍薛景仙請以勇士二萬摧鋒死賊事載通臣傳

關濟已攄紫微臨大角大角一星與皇極正乘輿賞從頻我冕斗柄相直

殊恩再直廬原注公舊執金吾新授羽林前後二將軍豈惟高衛霍曾是接應

攀絕衆狙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誠齋詩話猶云三王不足四五帝不足六鑿徹勞

懸鏡荒蕪已荷鋤嚮來披述作原注石首處見公新文一通重此憶吹嗟白

髮甘凋喪青雲亦卷舒經綸功不朽跋涉體何如原注公頃奉使和蕃已

上見應訝眺湖橘常餐占野蔬十年嬰藥餌萬里狎樵漁揚

子淹投閣鄒生惜曳裾但驚飛熠燿不記改蟾蜍煙雨封

巫峽江淮略孟諸爾雅十藪湯池雖險固遼海尚填淤努力

輸肝膽休煩獨起予宋有孟諸

是詩送石首特一篇之媒只起十句及之然十句內已暗伏寄尚書之根下則全為尚書頌德敘懷而發無一語及石首也往者一長段述其勳伐也鑿徹一段述其交諒也必將頌德敘懷分配後六句另致勉詞而結聯努力句仍為勳伐偏進一層作收休煩句仍為交諒撇開一筆作收公之交契必於石首淺於尚書深故首段本敘石首辭滿別也而雁書句即借所攜兄文暗伏尚書安被句又借歸晤其兄暗伏奉詩尚書之由至和親報國明插尚書功業卻反將來作石首榜樣故隨以連枝八座祝石首之比美尚書也送別之文已了往者十句祿山陷事原尚書立功之由也呵騁卻鯨魚正指扶風卻戎事盧注以薛為陳倉令時殺虢國等當之非是蓋婦女非鬻翁比也勢愜者勢足以資汾陽之成功材非句見諸將併力擊賊皆由尚書倡起也伏本削原注非是太行浚儀指安史蔓延之



禍新舊書不立景仙傳此言師會憤懣景仙必曾有立功河北之舉也紫微十句詠歎汝京進秩并其才品之超越此以上述勳伐也鑒徹四句敘薛舊誼懸鏡荷鋤喻言昭拂栽培也白髮自謂青雲謂薛功不枉指往績體何如問近狀四句述已通候意也應訪八句告以旅況淹留之樂此以上述交誼也總之皆所云頌德敘懷也封巫峽兩川以上粗安略孟諸大河以南亦定兩地之間雖稍寧帖而東北諸鎮尚阻聲教此陳目前事勢輸肝膽勗其報効休起予謝其存想兩句仍具分收兩段之法

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將移居公安也由江陵渡江而南即公安鶴注時鄭為江陵少尹

夏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社稷  
縹妖氣干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雨洗平沙  
涇天銜闊岍紆鳴蜚隨汎梗別燕起秋菰樓託難高臥饑  
寒迫向隅寂寥相响沫莊子魚相响以涇相濡以沫浩蕩報恩珠宋注隋侯見傷蛇以藥封之蛇

銜明珠以報溟漲鯨波動衡陽雁影徂南征問懸榻東逝想乘桴  
濫竊商歌聽甯戚飯牛歌時憂下泣誅韓非子下和得玉璞以獻楚王王經別其足乃抱璞而哭於荆山之下  
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

通首皆情語其寄鄭意只結處一帶起聯突然作不能自解之詞次聯又作聊以自解之詞社稷四句泛述漂泊至今之繫於出浦意不黏不脫兩洗四句出南浦之景也樓託四句去江陵之故為相响無人報恩無所是以舍然去此耳溟漲四句引到所往之處本只之公安也而曰隨雁南征復想騎鯨東逝所謂心搖搖如懸旌正上文萬國盡窮途意也任歌泣以誰憐每經過而憶鄭旅中豈復有少尹乎此四句借世途之冷落挽合鄭尹作結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鈞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仇云猶管仲言知我貧故也雅量涵高遠清襟照  
等夷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詞江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  
形容勞宇宙質樸謝軒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水煙



通徑草秋露接園葵入邑豺狼鬪傷弓鳥雀饑白頭供晏  
語烏几伴棲遲交態遭輕薄今朝豁所思

初至公安旅况蕭索衛郎年少乃知恤公慕公翩然來候不覺喜出望外矣。起  
手即提出知我一語下六句都從知我上寫出衛郎性情有筆不能罄之致余病  
不專言病量雅故能涵物襟清故能照人感意氣言其熱腸愛文詞言其虛衷凡  
此皆出於天分者風雲與江海同意不指運際言若有期言若出於彼此期會者  
二句求上中八句為知已訴衷腸也無堪託庇故勞無肯援手故謝時或獨居而  
泣詩或撫景而悲此言平日行踪徑絕問遺之蹟園資日給之需所入則盡無情  
受傷則寧忍餓此言移居况味如是而輕薄之態飽語矣末四收轉衛郎之知我  
以眾棄之翁而來供晏語以蕭然之室而來伴棲遲在遭輕薄者得之此心能不  
為之一豁乎須  
識得神理一片

哭李尚書之芳

漳濱與萬里

劉公幹詩余嬰沉痾疾羸身清漳濱洙曰魏文帝為太  
下應劉友善李處於太子賓客故用之我萬里送喪歌也逝水竟

同年欲挂留徐劍

季札過徐君墓事猶迴憶戴船百韻詩自注李在夷陵又  
多病執熱懷李詩不是尚

書期不顧山陰  
夜雪與難乘

相知成白首此別開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

泫然修文將管輅

魏志輅謂弟辰曰天與我才明  
不與我年壽後卒年四十八奉使失張騫舊書廣  
德二年

之芳使吐蕃被  
留二歲乃還

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客亭鞍馬絕旅櫬網

蟲懸復魄昭丘遠

昭丘荆  
州地歸魂素滌偏素滌長  
安地樵蘇封葬地喉

舌罷朝天

後漢李固傳北斗為天之喉  
舌尚書亦猶陛下之喉舌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唐  
宗

室表之芳蔣  
王暉之孫

聞訃而兼聞歸櫬闕於弔送作此以哭之上四韻自述轉闊存亡之感下乃哀其  
死而遙意其落莫歸葬也。漳濱謂疾歿萬里謂歸葬歿未幾而即移櫬故曰逝  
水同年欲挂猶迴者願徒結於送喪迹已疎於存日也白首交淡黃泉路阻未歿  
而風雨相睽既歿而江湖寄淚長此負歉矣有文而不享大年故曰將管輅出使  
為生平大節故曰失張騫下二申上客亭以下帶客死  
以敘歸櫬結語化用楚辭招隱今雖歸等於無歸也

遊南嶽入洞庭湖

唐書湘潭縣有衡山後嶽在  
洞庭湖之南。入大曆四年



洪波忽爭道。岫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九州記鄂今武昌是也。衡山引舳

艫。翠牙穿裏蔣。唐雅裏蔣蔣之瘦而未壯者。碧節吐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

力。更無壤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欹側風帆滿。微冥水驛

孤。悠悠回赤壁。趙注赤壁在夏口之東武昌之西。浩浩略蒼梧。蒼梧更在南。帝子留遺恨

曹公屈壯圖。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厮養。更記韋昭注析

薪為斯收。名賢隱鍛鑪。用嵇康事。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恠啼

痕數危檣。逐夜烏。

鶴云自岳州之潭州作是也。按自岳而南至潭。自應入湖。但南嶽更在湖南。題曰過南嶽入洞庭。舊注認為過而後入仇氏遂以前八為過南嶽中八為入洞庭詩。義圖經兩俱背戾矣。不知過者將然之舉入者現在之事。題意蓋謂將欲過彼故入此湖也。前八句明意中所嚮。中八句正身之所經。後八句結出不得已而為此行之故。洪波即指洞庭。忽爭道始見之詞也。異江湖見湖勢而覺其與江異也。鄂分雲發棹之處岳州北連鄂渚故言分。衡引舳欲赴之處斯遊將抵衡山故

言引翠芽碧節就湖景。運春意。病渴力無。自訝行踪汲汲也。壤童漁屋湖邊土俗風帆水驛入湖正面。悠悠四句狀湖勢之闊。因即地而弔古也。聖朝四句言時方用武。故儒術不尊。邵平四句言古人值亂得歸而我乃去家益遠。末句拍合入湖意。

北風 原注新康江口信宿方行。新康即今益陽縣其江口蓋在湘潭。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霾殘日。初宵鼓大鑪。爽攜  
卑溼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夏鳥獸呼。滌除貪破  
浪。愁絕付摧枯。執熱沉沉在。凌寒往往須。且知寬病肺。不  
敢恨危途。再宿煩舟子。衰容問僕夫。今晨非盛怒。便道卻  
長驅。隱几看帆席。雲山湧坐隅。

仇云自潭至衡於北風為順。愚按詩意固喜其順。亦因其大而稍停。兩情交迫。前八句風勢也。本待北風而風來太急。此信宿之由也。中六句預透急行之情。為信宿作開勢。執熱謂心中躁急不專。指氣候言。後六句乃是信宿方行正面。蓋一信宿間中腸已兩夜煎迫。夏容曰末二寫舟行有興。



哭韋大夫之晉

致舊史之晉為湖南觀察大曆四年二月由衡遷潭因從湖南軍於潭州今蓋卒於潭也。衡州詩。

悽愴郇瑕邑

一作地。左傳必居郇瑕氏之地。二統志在今平陽府猗氏縣。

堯池弱冠年

一作丈人。叨

禮數文律早周旋

按江總賦覽黃圖之棟宇蓋指京師。簪裾紫蓋邊

按樹堂錄紫蓋一峯勢轉東去蓋指南岳之峰岳跨潭衡之間潭衡皆隸湖南韋自衡移潭總在管内。

尊榮真不忝

脩然貢喜音容間

絕交論王陽登而貢公喜。

馮招疾病纏

左思詠史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南過

駭倉卒北思悄

聯縣鵬鳥長沙諱

卒於潭。犀牛蜀郡憐。在夔送韋云峽內憶。

行春蓋韋先

素車猶慟哭

後漢范式傳素車白馬號哭而來。

寶劍欲高懸

興盛韋經亞相傳

漢韋賢父子。

冲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

朱夏江湖渺霽天

綺樓高

一作開。樹頂飛旒泛堂前

一作風燕

下融曲水詩。笳簫咽。

暮蟬興殘虛白室

憤賦棄虛白之室歸長夜之臺。跡

斷孝廉船

公在湖南常水宿。故以孝廉船自比。

童孺交遊盡喧卑俗事牽

涕淚情在強詩篇

盧思道集外靜方隅內康庶績。

誰繼方隅理朝難將帥權

秋褒貶列名器重雙全

首八句記早年交談與其中外歷官。郇瑕指論交之地。堯池肩相隨也。叨禮數言叨禮於丈人。是倒我句法。尊榮一聯束住。次八句記韋之歿。貢喜則韋繫官而迹與相睽馮招則已為郎而身放病廢南過。昨歷潭而道經木幾。北思今處衡而思緒長牽。何期遽接訃音。而代追遺愛哉。哭車懸劍又束住。此上皆屬敘事。漢道十二句乃追思懸想對景遙哭之情。前四思其有盛朝丰采。下言城濞天渺。但遙意綺樓飛旒。高高泛泛風無幕。迴旋凄咽而已。興殘跡斷又束住。後八句四自言寄輓四重為韋君身後詠歎名器雙全謂聲實官位兩無愧也。語意與前幅錯綜回應。

迴棹

年譜云四年春入衡州夏畏熱復回潭。按潭之熱不減於衡蓋欲北上而不果耳。

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

勞生繫一物為客費

元和志。衡陽城東傍湘江北。背蒸水。寰宇記云其氣如蒸。

多年衡岳



負前賢巾拂那關眼。瓶罍易滿船。火雲滋垢膩。凍音雨衰。

沉繇爾雅郭注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強飯尊添滑。端居茗續煎。清思漢水上。

涼憶峴山巔漢地順浪翻。堪倚湘水北流迴帆。又省牽夏多南風吾家碑不

昧晉書杜預平吳後剝二碑紀績一立萬山之上一沉潭中。口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王氏井依然仇注杜預碑王粲井皆襄陽舊蹟。

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於陵子仲事。遊寺可終焉。

朱夏及寒泉梁劉慧嘗游匡山遂有終焉之志因居東林寺。遂性同漁父。成名一作功異魯連。篙師煩爾送。

此詩自是四年夏畏熱北回之作。黃生仇氏諸人欲以證未陽夕卒之非。因編五年阻水詩後。不知公之不卒於療饑之夕。即阻水本篇可證。不必牽扯是篇也。至錢朱輩欲即此為證。實餓死張本。則又信史之過。此番迴棹。公意直欲徑歸襄漢。故詩中絕無留潭之語。其卒不果北還。中途止潭之故。不可攷矣。前十二敘衡州畏熱。後十二明歸襄陽。中四作上下過文。起二是折筆安命。本欲隨地自安也。自私者貪安之謂。畏天畏天之不與我安也。是何也。為繫物謀生之故。長此

勞生耳。為客費年。即所為勞生者。此四句泛言久客之不得已。衡岳八句。畏熱正文。嬰薄俗。莫肯周旋。負前賢。徒然浪跡。插此意在畏熱內。可見此熱半由心事煎熬也。中四言尊添茗續。非無銷暑之方。漢水峴山。還憶清涼之界。轉落之法。清麗絕倫。順浪以下。就舟行之頃。遙想襄陽。因自陳棲隱之志也。寒泉。借指襄漢之水。蓋以回顧畏熱。

千秋節有感二首舊書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宴百僚於花萼樓下百僚請每年八月十五日為千秋節

王公以下獻寶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暇三日。復歸潭詩。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

編生日。龍池塹劫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寶鏡羣臣

得張說詩寶鏡頌神節金吾萬國迴與禁吾不。衢尊不重飲淮南子聖人之道其猶中衢而致樽耶過。

者斟酌多少不同。而各得其所宜。白首獨餘哀。

首章統就罷節發慨。首聯點題。次聯三聯各一句昔時一句今日。皆申頻傷之故。涕新樓遠。拍合羈臣。後四又兩句昔時兩句今日。仍收到傷意。蓋反覆詠歎。以致



其哀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

雲樓含風仇注不作樓殿名解是

仙人張內樂

舊引夢遊月宮

莫然詩止謂梨園教坊之類

王母獻宮桃

羅襪紅蕖豔

金羈白雪毛

舞階銜

壽酒

通鑑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

走索背秋毫

唐寶錄千秋節內出舞人細妓

聖主他年貴邊心

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

次章詳述慶節奢麗之事以寄目前時事身事之悲先言儀仗宴樂之華中言舞馬繩妓之戲皆秋毫之高渺意黃生改背作背便着相以下作轉筆他年此日兩句各開然不道破驕盈召亂而致禍之由悠然言下結聯悲不自勝本接邊心寫而故君之思他鄉之慨皆寓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

原注時丈人使自江陵在長沙待恩旨先支奉錢米采注時必有長沙錢米應輸江陵者盧

為之請旨支給本郡

恭惟同自出

兩母皆崔氏

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

楚為石苞參軍

披襟得

鄭僑

左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丈人藉才地門闕冠雲霄

朱注唐六品以上通用烏頭大門文

目闕

老矣逢迎拙相於契託饒賜錢傾府待爭米駐

一作船遙

隣好艱難薄忙心杼柚焦客星空伴使寒水不成潮素髮

乾垂領銀章破在腰

章謂章綬公有詩云除道出腰章

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

朝藻翰唯牽率

牽率者即事感觸之謂

湖山合動搖

二句猶供奉詩云興翻落筆搖五岳也

時清非

造次興盡卻蕭條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休傳鹿是馬

史記趙高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

莫信鵬如鴉

鵬鳥賦序鵬似鴉不祥鳥也

未解依依袂還酌泛

泛瓢流年疲蟋蟀

古詩蟋蟀傷局促

體物幸鷓鴣孤負滄洲願誰云

晚見招

起八句頌盧而兼敘說賜錢十二句紀事而及客况時清八句傷時之語末四句自傷之詞入幕點盧本職披襟謂已遇盧世故之文首段了過傾府駐船貧民



待給之殷也。隣好薄未及輸江陵也。所以然者。長沙之民。杼柚已空。故也。四句敘支率事。下乃轉到自身。公非真欲望此錢米。特自訴貧薄。故設言客星空。若與我無分者。而水不成潮。我亦故在窮涸也。髮乾章破。正窮涸之狀。詩酒藻翰。聊對湖山。遣興而已。此處夾入已况。而下段又慨及民瘼。極離合斷續之致。非造次治平難得也。卻蕭條民生索然也。君本多澤。而民常寂寥者。正以在內多恩。倖蒙寵在外多兇。殘培克耳。目擊此景。姑相與把袂。斟瓢。朕以忘其憂。慘乎。未又轉合自身疲。蟬。老猶急遽也。幸鷓鴣。遂彼安棲也。如此則雖滄洲適志之願。亦成孤負矣。而此願之負。豈曰有招往仕途者。故不得遂耶。言外含身世無依之歎。語曲而婉。此詩感民感已有慨乎。其言之都從支率錢米觸來。

重送劉十弟判官

公有借別行送劉判官。見二之三。或即其人。

分源豕韋派

范宣子曰。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蔡龍氏。

別浦雁賓秋

月令。季秋之月。鴻雁來賓。

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經過辯豐。

劍意氣逐吳鉤。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留。本文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

前四句起中四承才優。年泰後四承分派別秋。

登舟將適漢陽

漢陽在湖北。由潭岳上襄陽。須經於此。

春宅棄汝去

宋注。二月到潭。州故曰春宅。

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已

吹衣。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塞雁與時集。檣烏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

必有機事者。

仍欲歸襄漢。與迴棹詩同旨。但彼作於衡之夏。此作於潭之秋。第二次不果行之詩也。起四寫北歸急迫之景。神情活現。中四用兩路夾翻之法。曰飄蕩遲暮。見留南已極。厭苦曰馬。盛書稀。見還鄉又極。凋殘。是以將託跡於不南不北之間。其襄漢正其地也。結四歸宿到此意。而以雁烏興出。姿趣生動。

湖中

一作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唐書揚州廣陵郡屬淮南道。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悲歌。少壯



言杜八角  
卷五之四  
五卒三  
寧和齋

樂難得歲寒心匪他。歲寒喻晚景。氣纏霜匣滿。西京雜記高帝斬蛇劍琉璃為匣刃上常如霜雪。

冰置玉壺多。遭亂實漂泊。濟時曾琢磨。形容吾較老。膽力

爾誰過。秋晚嶽增翠。嶽謂南嶽。風高湖湧波。騫騰訪知己。淮海莫

蹉跎。書淮海維揚州。

開頭四句竟從別意起。逆局也。中腹八句贊美使君。美其交誼之堅久。氣宇之快爽而漂泊自謂。琢磨謂敬形容蒙漂泊膽力蒙琢磨。又善用彼此相形之法。結四句從別時之景透到別後作收。騫騰謂我將奮然相訪。蓋對面激勵之詞。期以尅日報最也。杜臆以騫騰指敬言無理。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四韻

盧為公祖母族。韋即之晉。

素幙度江遠。朱幡登陸微。朱幡黃鶴謂部曲候送之旗幡。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

揮。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

長路更執紼。比心猶倒衣。感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墓待

龍驤詔。晉王濬為龍驤將軍。卒大營壘兆。臺迎獬豸威。舊書法冠以鐵為柱其上施珠兩枚為獬豸之形。御史臺服之也。

滾裘見士卒。雅論在兵機。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舉陷京事。往

年朝謁斷。他日埽除非。但促銅壺箭。漏刻銘銅史司。刺金徒抱筭。休添玉帳

旂。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圍。漢書高帝至平城。冒頓圍帝於白登。萬姓瘡痍合羣

兇。一作雄。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

後代希。垂法後來之意。或作稀韻複。對敷期特達。衰朽再芳菲。空裏愁書

字。山中疾采薇。撥杯要忽罷。抱被宿何依。眼冷看征蓋。兒

扶立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

此詩護櫬只作一頭。在十二句截中。一長段皆規勉盧十四歸朝以後之詞。末則自敘客况別情也。起從歸櫬入手。參佐四句借世態別盧君長路四句正摹寫

賣土心屏  
卷五之四  
五排  
二十  
寧和齋



其護送悲戀之情。墓待臺迎將軍觀盧。其作牽上搭下法。深衷雅論。就練習抱負。作脫卸籠罩法。以下竟入勉盧話頭矣。戎狄四句。言朝廷向來定亂無策。促前而勤朝政。休旂而戰禁兵。詢閣而親老成。慮圍而備外侮。念窮民之瘡痍。愁驕帥之嗜慾。若此之類。皆須刺規盡職。以幾端拱之治。此八句皆救時切務也。儉約句。總括治要。風流句。忻動盧君對駁二句。束上引下。以下入自身。空裏四句。客中之况。眼冷四句。送別景色。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非峽外之歸州。歸字下疑有脫字。長孫蓋北歸者。

參卿休坐幄

參卿軍事乃孫楚語。自比參嚴幕也。休罷也。

蕩子不還

一作歸

鄉南客瀟湘外

西戎鄴杜劬

謂吐蕃長擾京畿

衰年傾蓋晚。費日繫舟長。會面思來

札。銷魂逐去檣。雲晴鷗更舞。風逆雁無行。匣裏雌雄劍。吹

毛任選將

仇注吹毛可斷劍鋒之利。

起四自述。中四敘題。後四景與情俱到。實則段段脈連。句句流對。筆力橫絕。由休官而不還。惟不還故久客。其久客因戎擾。此見人歸。先自歎不歸也。乃客衰而晚逢。傾蓋故。過晚而期共繫舟。而又暫會即別。預思來札。是以鞞魂共往。常逐去檣。此敘送歸之事也。至於雲引鷗飛。去欲同去。究竟風吹雁斷。留者自留。則是不

歸者長已矣。歸者可不思試其鋒乎。此詩諄致語。而暗求全篇也。

送覃二判官

先帝弓劍遠

統指玄肅。牛弘隋文帝頌哀傳弓劍。

小臣餘此生。蹉跎病江漢。不復

謁承明。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遲遲戀屈宋。渺渺臥荆

衡。魂斷航舸失。天寒沙水清。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

覃二之行。必是歸京。故送別而三致戀闕之思。起四自言去國既久。歸心漸歇。餞爾二句。見歸人而觸歸興也。遲遲四句。留滯之悲。屈宋亦荆衡逐臣。而繫心君國者。故以自况。結聯仍見歸志。

暮冬送蘇四郎後兵曹適桂州

公在夔有贈別蘇後詩。原注云。赴湖南幕。故今遇於此。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爾賢

埋照久。余病長年悲。長刺也。盧綰須征日。漢書高祖徵盧綰。綰稱病。上怒曰。綰果反。使樊噲擊之。鶴注是



年十二月桂州樓蘭要斬時歲陽初盛動趙注十二月二陽生王化久磷緇

為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

依仇本六句截前惜之後勉之也借余病句作轉關長年悲老而無用也今蘇鄧振權以往忍玩此須征要斬之黨忍虛此陽轉化汚之機乎結聯又從王化句生出殆神遊干羽格苗之世焉

奉贈蕭十二使君入大曆五年

昔在嚴公幕此當是嚴公初次鎮蜀蕭在其幕俱為蜀使臣時公但寓蜀未入幕也艱危參大

府原注嚴再領成前後間清塵當是蕭先在幕公不在幕公後在幕蕭不在幕起草鳴先路宋注次公

引唐制凡詔令皆舍人起草然此詩所云則以郎官言之乘槎動要津王冕聊暫出蕭雉只相馴

錢箋蕭至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按詩意蕭在京先為郎官奉使居蜀暫為縣令入幕當在其時尋復還京為郎漢書霍去病為驃騎將軍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惟任安不去荒蕪孟母隣聯翩匍匐禮意氣死

生親原注嚴公沒後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間甘脆之禮名數若已之庭闈焉太夫人頃逝喪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情不減骨肉則膠漆之契可知矣

張老存家事晉語趙文子冠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物備矣嵇康有故人食恩慙鹵莽

鏤骨抱酸辛巢許山林志自謂夔龍廊廟珍鵬圖仍矯翼熊

軾且移輪蕭全刺郡湖南磊落衣冠地蒼茫土木身墳篋鳴自合金

石瑩逾新重憶羅江外舊書羅江縣屬縣州同遊錦水濱結歡隨過隙

懷舊益霑巾曠絕含香舍含香即官事稽留伏枕辰停驂雙闕早

迴雁五湖春不達長卿病不達猶云不復出頭從來原憲貧監河受貸

粟一起轍中鱗莊子莊周往貸粟於監河侯曰昨周來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公於嚴誼最深蕭昔亦嘗從事嚴幕後能經紀其母喪故此詩津津道之不置末不能無望於舊交亦見其情之宿洽也○首段追述彼此就幕及蕭君履歷雖幕僚未必同時而交遊故有素矣次段羨其周旋故主之誼原注甚悉食恩二句自愧誼不如蕭也須知此段係在京事蓋蕭復官於京嚴母亦卒於京也三段歷敘



別來重遇情事。隨即回顧舊交作一束。謂已常在遠。蕭以京職來為外郡。以衣冠貴人而顧土木窮客。其舊誼仍若墳。篋之應金石之堅。對此淡情回思往事。令人百感交集。以四句收束前文無數。氣足神完。末段申上意。而望濟於蕭也。曠絕稽留。久經遠廢。而故友自京邑來。遇此不達。而貧病者能無借以升斗乎。非相知不為此言。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

崔

之攝郴州

唐書郴州桂陽郡屬江南西道

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

蜀志徐庶與崔州平友善

劉牢出外

錫。晉書桓玄曰何無忌劉牢之錫酷似其白界

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

驅馳厭甲兵。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丹鷁排風影。林鳥

反哺聲。

崔必奉母而行

永嘉多北至。

西晉書永嘉之亂元帝渡江衣冠多自北至

勾漏且南征。

用葛洪事勾漏

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

時廣州馮崇道桂州朱濟時反

郴州頗涼冷。橘井

尚淒清。

蘇耽別母仙去指庭前橘井療病為養舊注并在郴州城東耽之故宅今為觀

從事

一作

何蠻貊。居官志

在行。

左傳當官而行何強之有

起八舅與已分提。而悲世厭兵。伏下昂崔之脈。次八送而昂之。北至南征。雖記崔行跡。亦隱寓欲就之意。公侯復。由於盜賊平。二語遞下。正與上厭兵應末四。以地美相慰。復以盡職相勉也。高交友。及氣春字似生。結兼用論語左傳句似拙。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

韶州

唐書高宗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任土人而官或非才乃選郎中御史為選補使謂之南選按去年秋韋追牧韶州公與韋有相酬

別之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佳聲

期

一作

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

晉書山濤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嫌疑

陸賈裝。

漢書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佗賜賈橐中裝直千金

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憑報

韶州牧。新詩昨寄將。



言林八角  
卷五之四  
六三  
寧和齋

起四兩敘崔寧南選兩敘魏克判官是領局中四兩總助之兩分助之見老成忠告之惘末四兼寄韶州也兩渾言客中憶友兩即借前書寄懷情文杖至著憑報字仍不脫送魏。

同豆盧峰知字韻原注貽主客李員外賢子某也

煉金歐冶子吳越春秋歐冶子合六金之英煉而為劍噴王大宛兒穆天子黃澤謠黃之漢其馬數王皇人壽穀撥兒兒駒也

符彩高無敵曹植七啟符采照燭聰明達所為夢蘭他日應左傳鄭文公有賤妾夢天使與

已蘭既而文公與之蘭而折桂早年知晉郗詵學博多才猶桂林一枝爛熳通經術光

芒刷羽儀謝庭瞻不遠潘省會于斯吳論謝庭指李員外潘省指豆盧家唱和將

雜曲晉樂志吳歌雜曲一名鳳將雜田翁號鹿皮

參仇注上八美賢子也下四敘和詩也以煉金噴玉四字冒起見惟是父乃有是子三四外內俱見五六七八質學俱見謝庭以下賓主四人俱見仍着將雜字到底不走作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仇本編大曆五年冬自未陽回北復泊洞庭之作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尚鎔雄鳴管漢志伶倫製十二管以聽鳳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

猶傷半死心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聖賢名古邈羈旅病年侵舟

泊常依震時必在洞庭之東偏易曰震東方也湖平早見參參西方七宿之一冬月昏見東方如聞馬融

笛馬融去京師作長笛賦若倚仲宣襟登樓賦向北風而開襟故國悲寒望羣雲慘歲陰

水鄉霾白屋一作蠶楓岫疊青岑鬱鬱冬炎瘴濛濛雨滯淫鼓

迎方一作非祭鬼風土記荆湖民俗或禱祠多擊鼓男女踏歌謂之歌場彈落似鴉禽莊子見彈而思鴉多興盡

纔無悶愁來遠不禁生涯相泪沒時物正蕭森疑惑樽中

祭風俗通應彬請杜宣飲壁上挂赤弩照杯中影如蛇宣惡之及飲得疾淹留冠上簪仇注謂朝簪牽裾驚魏帝

讀士心屏  
卷五之四  
五排  
二四  
寧和齋



魏辛毗進諫事投閣為劉歆朱注子雲被收本為歆子芬獄詞連及今借用狂走終奚適微才謝所

欽吾安藜不糝莊子孔子汝貴玉為琛晉書太守馬岷造宋鐵銘於壁曰其人如玉為國之琛烏

几重重縛鶉衣寸寸針哀傷同庾信庾信作哀江南賦述作異陳琳

魏文帝書云斐然有述作意十暑岷山葛自乾元二年入蜀至大曆三年出峽為十暑三霜楚戶砧自三年至今五年為

叨陪錦帳坐久放白頭吟反樸時難遇忘機陸易沉莊子與世俱是陸沉者也應過數粒食鵝鶩賦每食不過數粒得近四知金後漢王容懷金遺楊震震曰天知地

知子知我知春草封歸恨源花費獨尋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泠泠

鮑照行藥城東橋詩注因病服藥行以宣導之漢書許后曰我頭泠泠也藥得無有毒乎瘞天追潘岳潘岳西征賦天赤子於新安故路側而瘞之

持危覓鄧林山海經夸父棄其杖化為鄧林蹉跎翻學步感激在知音卻假蘇

張舌高誇周宋鐔音尋莊子說劍篇周宋為鐔納流迷浩汗峻址一作得欽峯

魏都賦亭亭峻址城府開清旭松篁一作起碧潯披顏爭倩倩仇云倩逸

足競駸駸朗鑒存愚直皇天實照臨公孫仍恃險侯景未

生擒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滾畏人千里井金陵記南朝計吏上傳舍以劉馬草

瀉井中謂無再過矣不久復至汲飲為昔問俗九州箴左傳虞人之箴曰止戰

判刺喉死故後人戒曰千里井不瀉劉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解晉中興書葛洪亡顏色如平生舉

許靖力難一作任蜀許靖傳避難走交州先載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

霖仇本以是詩為絕筆玩其氣味酷類將死之言宜若有見絮絮叨叨純是老人

病憊時追思歷歷寄謝種種情狀然細尋之條理仍復楚楚分五節看第一節隄

從風疾起隨手點清舟中第二節書伏枕時所值景物為書懷緣起第三節自陳

所以漂流至此致煩親友周旋之故第四節備述近態寄語諸公感激中帶不平

意第五節乃阻亂難歸恐將客死而仍寓無可告訴之慨也發端絕奇言軒律

虞琴本以調八風而應薰風者乃今此之風足以致疾必其有管錯心傷處也則

賣土公解卷五之四 五排 二五



不如勿製也。勿彈也。由其以風得疾。故詭為追咎之語。聖賢約指古之流寓客死於南中者。如帝巡屈放之類。與下句羈旅病侵相引逗也。病侵蒙上。羈旅起下。舟泊句點題。湖平無所障蔽。故東方初見之星。見之尤早。馬笛宣襟。應羈旅風疾作一束。故國句借羈旅意。渡下寒望。方寒候而北望也。慘歲陰。即從寒字引落。水鄉四句。即慘歲陰之景。又能切定湖景。鼓迎彈落。即所聞見。而觸動送死之象。悶纒撥而愁復來。正以身常汨沒。景復蕭森。如上所云也。此四句又束住。樽餐疑畏多端。冠簪淹泊。愧所以累年如是者。為當日登裾投閣。以言得罪也。是以奔走窮途。謝絕親故。吾自為吾。汝自為汝。苦樂各不相謀也。所欽字。汝字。泛指朝貴言。解者俱指湖南親友。便與後復。且嫌面謾。無是體也。此上八句。追述羈旅因由。烏凡八句。歷敘羈旅况味。以及年數地方。其云陪坐放吟者。謂十三年中。雖屢例貴遊。到底老不諧俗也。反樸二句。言求樸厚之誼於今時。實為難得。任浮沉之身於斯世。遂到此間。此纒引入本處。應過二句。纒合上湖南親友。緣不能無數粒之食。遂強顏而受四知之金也。數粒。自審本分之詞。四知。明取無嫌之詞。又作一束。春草句。仍蒙羈旅意。領下源花。提醒湖中。轉蓬行藥。正形容羈旅病侵也。塵天時。當有悼殤事。持危狀。衰憊也。潘岳鄧林。假對偏工。此六句。皆指近態。翻學步拙於逢世。在知音望切故人。假古誇鐔。言欲藉以吹噓也。杜臆云。納流峻址。言廣而難偏。高而難攀。朱注云。城府松篁。言幕府所在。披顏逸足。言歸往者多。愚按此上十句。正是告親友之詞。謂我方仰賴其力。無奈板援眾多。恩施易竭。廁在等夷之列。難邀破格之惠也。接下云於儔人之中。愚直如我。乃若朗鑒相存。此思此德。皇天實照臨之。忽然出以誓詞。要是不平所激。又束住。下以阻亂客死意。作收局。公孫侯景

如北邊蕃鎮。近地叛將。皆是中原北斗。仇指洛陽長安。蓋是家破而國不寧之謂。畏人問俗。投足多艱。血舊軍令。驚心莫定。終將老死於此。故曰尸定解。永無自拔之期。故曰力難任。如此則目前所亟者。生計也。乃毫無可恃。為之奈何。結聯語妙。思之失笑。家事只靠丹砂。則將登仙乎。况又無成也。作霖乃活人之本。而以涕為之。則是飲泣待斃耳。言外若曰。親友亦念之否。公詩本苦多樂少。然未有苦至此者。竟是一篇絕命詞。其中且多詩識。神者告之矣。夏觀三霜楚戶砧之句。的係五年歲晚。其不卒於耒陽無疑。胡夏客曰。四十年後。公之孫嗣業。能自豫至楚。迎觀歸。偃師首陽山。求元微之為誌。此其家不衰。校李白僅二孫女。為農家婦者矣。愈

卷五之四

離正乙己卯  
尚嚮浦氏初函



此詩與前篇同在山陰天姥之為詩其意亦哀然李白對三姑女為農家最苦  
 在五卷其不幸故未題無景。世真容曰四十年終之終願論自新至禁  
 此書竟吳一露雖命隨其中且多指備極苦言之哀更應三雷禁可姑之向臨終  
 之限長短必料難耳言代若曰陳文亦念之否。公詩本苦多樂少然未存苦至  
 思之夫笑家專只靠丹烟限限山平與又無如也新霖以欲入之本而以新  
 之賦姑曰代難此世此限目前所道苦主信也。不辜無可對之奈何此詩  
 男入開谷財良多難血軍全以莫文難於此如曰且安雖亦無何如  
 故其意難也世世世世世中息此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卷五之末 七排

題鄭十八著作文

釋悶

寄岑嘉州

寄從孫

崇簡

寒雨朝行視園樹

清明二首

嶽麓山

道林二寺行

計八首



卷五之末

七排

詩甚少年譜不別纂

題鄭十八著作丈

肅宗乾元元年存諫省作

鄭虔貶台州司戶宋注鄭以陷賊得罪公題此詩以浣雪之也杜臆云丈下疑脫故居二字。舊編

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一作亂後一作故人雙別淚

春滾一作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

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岍北結愁亭第五橋皇子陂皆在何將軍山林處舊與虔同遊於此賈

生對鵬傷王傅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傅有鵬飛入誼舍誼傷謫居卑溼為賦以自廣蘇武看羊陷賊庭

蘇武傳匈奴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可念此翁一作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刑

彌衡實恐遭江夏衡為江夏太守黃祖所殺方朔虛傳是歲星漢武內傳西王母使者至朔死使者

賈士公屏

卷五之末

七排

寧我齋



曰朔是木帝精為歲星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晉車胤傳囊螢

起四遙想而惜別次四憶舊而生感又次四敘其得罪而傷之末四憂其貶死而憫之。七排極難佳古人亦不常為具體而已。

釋悶 代宗廣德元年冬春之交公往來於蜀之梓州閬州詩是其時作

四海十年不解兵自天寶十四載祿山始亂至廣德初為十年犬戎也復臨咸京廣德元年十月

吐蕃陷長安失道非關出襄野莊子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至襄陽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揚鞭忽

是過湖城晉書明帝微行至於湖王敦傳帝至蕪湖察敦營壘乘注於湖即蕪湖也地志晉分丹陽置於湖縣世說王大將軍頓軍姑熟明帝乘巴

寶馬齋一金鞭陰察軍形敦晝寢夢日遠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

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通鑑自喪亂以來中外艱食關中斗米千錢百姓接聞道孽孽能全生通鑑宦者程元振專權致上狼狽上徵諸道兵皆忌

元振居中莫有至者十一月柳江邊老翁錯料事於梓則涪江於閬則嘉陵江眼暗不見風塵清

此篇可古可排為亂極思治之詩憂國之忱溢於言表。起四敘陷京出幸事非襄野過湖城回護得體中四言亂既太甚廟堂其有悔心乎乃承上起下之文後四為民不聊生君仍護惡翹首以望痛懲庶轉亂其有機也論事切中語氣含蓄當與傷春五首參讀見本卷之二

寄岑嘉州杜確岑參集序參自庫部正郎出為嘉州杜鴻漸表為職方郎中兼侍御史列於幕府。公自代宗永泰元年辭嚴武幕去蜀

嘗歷嘉州而未有詩及岑時必岑未到官也此詩之作在大曆元年寓雲安時當是岑初蒞事公聞之而寄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關塞遠豈

意出守江城居原注州據蜀江外。嘉州漢隄為郡今為嘉定州在成都府南外江三峽且相接外江一名汶江即大江之經流也由成都而經嘉州

北轉而東行出三峽雲安在三峽之間斗酒新詩終自踈謝朓每篇

堪諷誦馮唐已老聽吹噓仇注謝比岑為自方泊船秋夜經春草仇注公自去年



秋至雲安大曆元年春尚在其地。伏枕青楓限玉除。限玉除久限朝班也。眼前所寄選何物。

贈子雲安雙鯉魚。雲安屬夔州在夔西境。

此亦七排而帶古意者。流美可誦。前四言久睽而今近喜之也。中四乃上下關生處。帶水相接而鵲詠終跡。承上作轉也。欲諷岑篇而望嗟我老。起下作引也。後四自言旅食之况而寄詩以達情文致斐然。

寄從孫崇簡

唐世系表崇簡出襄陽房益州司馬參軍按五宗詩自注崇簡為詹曹。大曆元二年間夔州詩。

嗟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吾孫騎曹不記馬。世說王子猷嘗乘馬來。似是馬曹。問管管發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

業學戶鄉常。一作養雞。仙者祝雞。與汝林居未

相失。近身藥。累酒長。一作攜牧。豎樵童亦無賴。莫令斬斷青

雲梯。

亦是拘體崇簡寓家於夔。公喜與往來而作首二。誌夔地。中四述其行徑居止。後四喜得常通而諷以往來勿絕也。樵牧託詞。起着龍湫虎溪句。最妙。中間之隱室春樹結尾之莫斬雲梯。都已函蓋。

寒雨朝行視園樹

大曆二年秋冬之交。讓西作。

柴門擁樹向干株。丹橘黃甘此地無。言橘甘特異於雜樹。江上今朝

寒雨歇籬邊。新色畫屏舒。桃蹊李徑年雖古。梔子紅椒

豔復殊。鑠石藤梢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林香出實垂

將盡。葉蒂辭枝不重蘇。愛日恩光蒙借貸。愛日言可愛之。且左傳冬自可愛。清

霜殺氣得憂虞。衰顏動覓藜牀坐。北堂書鈔向謂常坐藜牀上。緩步仍須竹

杖扶。散騎未知雲閣處。潘岳文寓直於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啼猿僻在楚山隅。

首句雜樹是一項。次句橘甘是一項。三四得雨曉色。此四句為開局。中段前四句雜樹應首句。後四言橘甘。應次句。此八句為中腹。布景。藜牀竹杖。以坐觀行。結聯



乃行時自慨此四句為收局。  
挑蹊六句一樣住脚不可學。

清明二首 大曆四年後  
在湖南詩

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銜花他自得。

鮑照賦：繡羽以晨過。紅顏騎竹我無緣。世說：桓溫少時與殷洪共騎竹馬。胡童結束還難有。

湖南多苗種。故曰胡童。楚女腰肢亦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漢高祖封吳芮為長沙王。景帝封子發亦

都此。寰宇記：潭州長沙縣。定王廟俗謂之定王岡。長懷賈傅井依然。盛弘之記：湘州南市之東有賈誼宅。中有井。上斂下大。狀似壺

井。旁有石局。脚食。林形制甚古。虛雷周舉為寒食。後漢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熱骸有龍忌之禁。士民每冬至輒一月寒食。舉為

并州刺史。作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非賢者之意。容齋隨筆：此乃冬中。非今二三月間也。鄴中記：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按詩：參用周舉傳。鄴中記語。實

藉君平賣卜錢。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二詩多平調。然章法自穩。各四句轉意。仇本六句截未是。首章就清明興感。一點時。二點地。三四流對。謂身老而倦遊。此處一頓。胡童楚女。本地遊人。定王賈傅

本地古跡。四語時地雙關。又一頓。虛雷實藉。帶節侯而述貧况。因以任運意作結。蓋前後着身寫中。四不着身寫。此離合相問格。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素問：風疾或為偏枯。寂寂繫舟雙

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仇注：左書空。應右臂枯。十年蹴踘將雛遠。漢藝文志注：蹴以韋

為之實。以物蹴。蹋為戲樂也。萬里鞦韆習俗同。古今藝術圖：以練繩懸木。立架。士女坐立其上。推引之。謂之鞦韆。荆楚歲時記：寒食有打毬鞦韆。施鉤之戲。旅雁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極目千里。

春心。秦城樓閣鶯。一作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春。一作風。水春來洞

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

次章全乎飄泊之感。清明只用點逗。起四言飄泊而病廢。分承說下。但左書空似穉。中四就節候上見。漂泊十年言久。萬里言遠。歸紫塞人。慚北鳥。用青楓事。同南俗。後四遙想京國。結出飄泊之愁。秦城漢主。心在長安。洞庭水闊。身在湖南。嫌其阻隔也。而鶯花錦繡。亦映帶清明。

嶽麓山道林二寺行 方輿勝覽：自湘西古渡登岷。夾徑喬松。泉澗盤遠。諸峰疊秀。下瞰湘江。岳麓寺在山上。百餘級。



又道林寺在岳麓之下。湖南詩

玉泉之南麓山殊

隋煬帝集開皇十二年智顛禪師至荊州勅立玉泉寺

道林林壑爭盤紆寺

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

岳陽風土記赤沙湖在華容縣南夏秋水漲與洞庭湖通

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

楞嚴經雪山大力白

牛食其山中肥膩香草其糞微細可和合梅檀

僧寶人人滄海珠

珠注滄海珠言性圓明而無瑕類

塏劫通宮

牆壯麗敵石

一作香廚松道清涼俱蓮池

一作花

交響共命鳥

中蓮花大如車輪有伽陵頻伽共名之鳥出和雅音寶藏經雪山有鳥一身二頭神識各異同共報命

金牘雙迴三足鳥

黃生注猶云日

射黃方丈涉海費時節

在海東

玄圃尋河知有無

在西域

暮年且喜經

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傍此煙霞茅可

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

寰宇記橘洲在長沙縣西南江中大水洲渚皆沒此

洲獨存

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

舊書大曆四年二月以湖南觀察使韋之晉為潭州

刺史因是徙湖南軍於潭

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

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為謝客尋幽慣

冥苑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錢

塘杜明師養之千

五方還故曰客兒仇云一重一掩山形稠叠

細學何

朱云當作周

顯免興孤

周顯好佛

一重一掩吾肺腑

詔流欽州按宋必道經長沙雷題於此

山鳥山花吾

一作共

友于宋公放逐曾題壁

原注宋之間之問傳睿宗立

物色分留待

一作與

老夫

杜臆云此排律化境愚按詩題曰行本屬歌體然亦可作物體長排也前十二句誌二寺之勝中四句為上下過接後十六句歷述風土之美而思結廬終老焉洋

者見叢林之盛自玉泉以南惟此二寺足與相敵也首聯蓋分提寺名下二綫提

二寺之連亘高廣五月以下八句皆合寫其勝佛骨疑寺中所貯朝香爐繞爐而

起下處也班白誅茅後段提筆隱居可學肥田可耕以俗則淳以訟則簡正宜效

昔人之晦迹者此中洵樂國也此六句足上茅可誅意依止六句言道味親而世

賣土心解

卷五之末

七排

五



言木八角  
卷五之末  
五絕  
味淡時欲探幽寄興而巖壑動植之趣又適得吾性之所近此又曷寫誅茅後之樂境也分留謂宋公留贖此物色待我重題也重題非即指本篇謂日後棲隱於此必將逐一題詠耳

卷五之末

誰正己之  
詩譜補氏所定

讀杜心解卷六

卷六之上 五絕

卽事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 絕句 王

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詒 絕句二首 絕句

六首 絕句三首 答鄭十七郎一絕 武侯廟

八陣圖 復愁十二首 歸雁

計三十一首



讀杜心解卷六

無錫前礪浦起龍二田講解

孫

元福慶成

通儒收子受讀

姪孫復泰茹初

卷六之上 五絕

詩甚少年譜不別纂

卽事

疑天寶中西  
陵韋曲開詩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鞞同鞞通鑑注臂捍也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

頭通鑑注賞歌舞人以錦綵  
置之頭上謂之錦纏頭

讀杜心解

卷六之五 五絕

寧和齋



花近眼見含羞映花之態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 肅宗上元元年公在成都作高彭州今為縣在府北九十里

百年已過半 公時年四十九過半者過去一半也 秋至轉饑寒為問彭州牧何時

救急難 仇注詩兄弟急難叶况也永歎俱讀平聲

公入蜀後生計全資於人

絕句 亦似成都詩

江邊踏青罷回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

旌旗鼓角仇指吐蕃之警然不必執

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梁氏編代宗廣德二年嚴武復鎮自闕重歸草堂時

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

小詩代札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鷺子沙暖睡鴛鴦

只寫春景未出意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此別對景出情前首截中四體此截後四體也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鷗 一作鷗雅

鷗鷗雅似鶴黃白色長頸赤喙



春溪草堂作也。大抵六絕內。過雨新晴之景居多。

藹藹花蕊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懶動。客至欲如何。

六絕句。只比下二不對。有倦遊息交之意焉。

鑿井交櫻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裊纜。小徑曲通邨。

此述幽事。不是空景。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翻藻白魚跳。音條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二首意境與第一首略相似。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倚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此首筆意尤勝。六絕興與境會。觸手成詠。杜臆所謂猶七絕之漫興也。不必逐首分疏所詠何景。絕句在。中四者殊少。惟公獨多。後人六言詩往往用此體。

絕句三首

題依仇本舊。俱作九首。詩話馬永謂。并前六絕為九也。此三首集外詩。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一作還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一作山。

九江城。謂江陵。

水檻溫江口。地志溫江在成。都西五十里。草堂石筍西。石筍二株。成。都古蹟也。移船先主廟。

洗藥浣花。一作沙溪。

謾道春來好。狂風太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卻釣魚船。一作飛。

仇氏以此三首編代宗永泰元年。辭官嚴幕。將去成都之時。不與六絕合併。良是。蓋三詩一串。胸中素有下峽之志。適見風狂。聊為此詠。乃行止搖搖之感也。首章先明欲去之懷。次章就本地留連傳頓。卒章本欲去矣。卻以風狂暫阻。故作一跌。綽有別致。

答鄭十七郎一絕

永泰元年去成。都入雲安作。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履遲。把文驚小陸。陸機之弟雲。世號小陸。好客見當



時鄒莊也晉驛通賓客

有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詩見三之四此亦同時作乃十八之兄也與十八攜酒賦詩之後十七郎復留宴故有下二句小陸比十八當時比十七

武侯廟

張震武侯祠堂記唐夔州治白帝武侯廟在西郊代宗大曆初夔州詩下同

遺廟丹青古

一作空

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

蜀志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

不復臥南陽

蜀志注漢晉春秋云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後二語意括兩出師表而出之許先帝以馳驅欲報之於陛下此生不復敢再逸其身也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昌黎其里操能寫得文王心事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少陵此詩能達得武侯心事出也詩中單指後主者本武侯兩表來表上於後主時也朱氏分別兩主疏解盡忠之說多少痕迹其疏猶聞二字云空山精爽如或聞之卻有味

八陣圖

東坡志林諸葛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陣正圖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蓋可恠也成都圖經武侯八陣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

彌牟鎮者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陣法也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

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沙下有八陣圖三

蜀雪消之際頭湧混漾大木十圍枯槎百丈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能諸葛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近六百年迄今不動

遺恨失吞

吳蜀志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遂帥諸軍伐吳次秭歸進軍於夷道猓亭駐營章武二年六月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猓亭又法正傳亮歎曰法考直若在必能制主上

今不東行

說是詩者言人人殊大率皆以吞吳失計之恨與武侯失於諫止之恨坐然武侯心上着解拗卻石不轉三字致全詩走作豈知遺恨從石不轉生出耶蓋陣圖正當控扼東吳之口故假石以寄其惋惜云此石不為江水所轉天若欲為千載留遺此恨跡耳如此纔定詠陣圖之詩彼紛紛推測者皆不免脫母

復愁十二首

公懷無時不愁復愁猶云詠懷一動懷而愁復至也亦夔州詩

人煙生處僻

一作遠處

虎跡過新蹄野鶻

一作鷓鴣

翻窺草邨船逆上

溪



釣艇收緝盡昏鴉接翅稀一作歸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

吳論上二章皆言景

萬國尚戎馬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昔歸二句悠然不盡昔歸已如此今復何如耶一則亂久而不忍言一則別久而不淡悉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年滾荒草徑指東京故園老恐失柴扉

亦因經亂久客故恐鄉園蕪廢此足上首之旨乃不歸之感也吳論上二章皆言情

金絲鏤一作鏤箭簇皂尾掣一作掣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

風塵起安史造亂行路難今日阻歸曰一自曰猶嗟見久而未息此首承前起後之詞吳論此下五章因亂後而作

胡鹵何曾盛干戈不肯休問闔聽小子談笑覓封侯

首句撲下口氣勿呆看杜臆云定外寇易定人心難卻長衛曰有喜亂樂禍之懼

貞觀銅牙弩南越志龍川有管涔嘗有銅弩牙流出皆以銀黃雕鏤父老云越王弩嘗處也按貞觀時或傲為之開元錦獸

張弓以手開者曰臂張以足踞者曰蹶張舊說良是蓋張與弩對當作實字花門

小箭好宋注收東京時回紇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此花門箭好一證也此物棄沙場此物指弩與張

今日翔麟馬太宗十驥其九曰翔麟紫先宜駕鼓車漢書文帝以千里馬駕鼓車無勞問河北

諸將角榮華為朝廷不問河北而反詞以醒之也一二與子貢欲去籛羊同意言有馬而不思建功終之不用矣不若置之無用之地也何則河北擅命如此上恬下嬉曾莫有

舉國驕情之家在第四指點出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唐史內侍魚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由來貌

虎士不滿鳳凰城



為寵任宦官專掌禁旅而諷也。首句勿呆認亦是反呼下文之詞。言且勿論軍餉之難也。任爾繼運不絕亦休添禁旅也。下以正言點破之。蓋唐初府兵藏之於民。盧氏所謂隱迹祖制以諷時事是也。廂軍之言不言而見矣。明季魏闢創立內探包藏巨測不獨冗食是憂讀此知公深識遠慮。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

言氣候之異於北方。吳論。此下三章仍說現前景事。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續晉陽秋陶潛九日無酒於宅邊摘菊盈把久之望見白衣人乃王弘送酒。如今

九日至自覺酒須賒。

窮而自恨也。反將恨字貼彭澤說活甚。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總老。江總自謂猶被賞時魚。開元

中張嘉正奏曰致仕及內外五品以上檢校試判聽准正員例許終身佩魚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賈緝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此是結束體上二相承說言病後拙於安句吟雖多而意中無窮之愁寫不能盡也。下二一直讀作歇後語蓋謂莫看我老被賞魚以為尚堪用世也正見頹廢意。

如舊解則身分低。

歸雁

東來萬一作千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雁。高高正一作向北飛

舊編廣德二年自梓閣還成都作則東來字不合。當是大曆三年出峽後詩。神味高遠。

卷六之上



九日至自覺酒須賒  
不合當畏大觀三平出妙對掃。帳和真。書錄遺事二平自幹關置如惟於傾東來字

東來萬里客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卷六之下 七絕

贈李白 號國夫人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絲竹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檀木

栽 詣徐卿覓果栽 憑幸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盃 絕句漫興九首 春水

生二絕 少年行二首 少年行 贈花卿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 江畔獨步尋花七

絕句 重贈鄭鍊絕句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

一絕奉答二絕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三絕句 戲為六絕句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



答楊梓州

得房公池鷺

官池春雁二首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戲作寄上漢中王

二首 黃河二首

絕句四首

奉和嚴公軍城

早秋附嚴武軍城早秋

三絕句

存歿口號二首

夔

州歌十絕句

解悶十二首

承聞河北諸節度入

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

缺落時崔卿權夔州

喜聞盜賊總退口號五首

漫成一首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江南逢李龜年

計一伯七首

卷六之下七絕

起玄宗天寶初訖代宗大曆

按七絕止一百餘首今與五絕都為一卷而分為卷之下各於本詩略誌其時

與其地譜不復纂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晉書葛洪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句漏令至廣州止羅浮山煉丹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天寶初公與李相遇於齊魯之間而贈之前在東都贈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今乃相顧飄蓬丹砂未就正與前詩相應也白為人喜任俠擊劍夫士不見則潛失職不平禍之招也下二寫出任豪失路之態既傷之復警之

號國夫人

集外詩。宋注此詩張祐集作集靈臺二首

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

張集作金門

卻嫌脂粉澆顏色



淡掃蛾眉朝至尊

楊妃外傳妃有三姊皆豐碩修整工於謔浪入宮移晷方出號國自銜美豔常素面朝天

詩似淺露不類少陵語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鶴注數首俱肅宗上元年初營草堂時作仇注桃栽猶俗云桃秧橙栽松栽亦然

然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邨

在成都西郭外即置草堂處

河陽縣裏

雖無數

白帖潘岳為河陽令偏樹桃李

濯錦江邊未滿園

一統志蜀守李冰穿二江通成都宋郡縣志蜀人以此濯錦鮮

明又名錦江

仇云河陽比明府杜臆諸章皆以詩代札乃公戲筆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縣竹

一有三數叢三字之蔡曰產縣竹縣之紫巖山

華軒藹藹他年到縣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

分蒼翠拂波濤

他年到當是來蜀時曾經明府處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橙

丘宜切

木

一有數百二字

栽

蜀中記王壘以東多橙木易成而可蔬美陰而

不害

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橙木三年大與

致溪邊十畝陰

取其易於成林而覓之

詣徐卿覓果

一有栽朱注公有徐子字卿二子歌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石筍街中卻歸去

杜光庭石

筍記成都子城西曰興義門金容坊有石三株高大餘

果園坊裏為求來

果園坊定是當時坊名



此所覓非一種石筍街公自徐歸草堂之路果園坊徐所在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鶴注公有涪江泛舟送韋班詩

落落出羣非檉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年意為

覓霜根數寸栽

檉柳高可及松而易凋楊梅不凋類松而幹矮故兩夾為觀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盃

唐書大邑縣屬印州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

徐陵賦哀玉發於新聲我錦城即成都

君家白

盃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當即覓松栽時帶索者

絕句漫興九首

編上元二年之春依九本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一作飛滾造次

便教鶯語太丁寧

此九首乃累日散漫而成彙在一處者。此章仇云旅况無聊發為惱春之詞。眼見即俗所云眼見得也。仇謂眾眼共見非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是家恰似春風相讀如欺得

陸游云白樂天用相字多作入聲如為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此亦從入仇云似乎春風亦欺人者按相欺不看作欺花得解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污琴書內夏

接飛蟲打著人

身健矮屋見燕而奇其嘲也

二月已破三月來破殘也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



且盡生前有限杯

因月換而寄興

腸斷江春一作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去

一作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因春暮而寄興

懶慢無堪不出邨呼兒日一作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靜

碧水春風野外昏

索居自遣之詞。日在猶言日逐下二從不出邨領趣林中靜邨內致也。悠然自得野外昏邨外致也。無預我事。着一昏字亦惱花恨鳥之意。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一作累青錢筍根雉一作稚子無人

見趙曰雉性好伏其子俗本說作稚子遂起紛紛之說漢鏡歌有稚子班沙上鳧雛傍母眠

本只點綴景物其下二微高蕭寂憐兒之感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畔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與二月已破章同上句節換而寄興也

隔戶一云戶外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誰謂朝來不作意

狂風挽斷最長條

此與手種桃李章不同乃好物不堅牢之意蓋以自况也三四謂造物有意摧損之七言絕句至龍標太白八聖矣少陵自是別調然宋元以還每以連篇作意別見新裁王季遺音已成廣陵散淵源故多出自少陵也特聲韻比杜諧貼耳明空同大復多效此種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一作簾渾欲平鷓鴣鷓鴣莫漫喜



吾與汝曹俱眼明

仇云此見春水而喜。下二言莫。優獨誇得意。吾亦不輸與汝曹也。

一夜冰高二尺強。數日不可夏。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

錢即買繫籬旁。

仇云此見水生而憂。夏禁當言若水漲不止。怎當得起。末句是歎詞。亦是不了語。言水沒須船。要船儘有。只是無錢去買。奈何。正是夏禁當處。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舊作瓦驚人眼。

此以美器杜田補遺酒譜云竹根飲器也。庾信詩云野爐然樹葉山杯。捧竹根次公注。醉臥竹筒耳飲器。共醉終同臥竹根。

豈可謂之臥。愚按杯壺敬倒俱謂之臥。臥字何害於義。醉後狼籍。正復如是。公正用庾詩謂飲器之陋者。與首句應至仇舉公詩。只想竹林。以證次公之說。竟是以地

臥耶。謬矣。

巢鷺養一作引雛。渾去盡。江花結子也無多。黃衫年少來。空數

北史麥鐵杖呼其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不見堂前東逝波。

二詩為題所誤。解作少年行。徑昏昏久矣。不知兩首串下。乃自傷衰遲。減興。暗用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意以少年命題。聊爾自勸。非為少年覺悟也。若舊解。不特詩義不明。且戾於誥教。小子之旨。誤人子弟。少陵不為。○上首只自寫當前模樣。田家自謂言我今取醉。賴此瓦盆。莫笑其陋也。口氣不完。此首云不見春去波流。乎人惟趁年少時。領取風光耳。我今放懷自遣。無多日矣。正繳完上首。

少年行

此便指少年說。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一作軒下馬。躡一作坐人牀。不通姓字麤

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

夏客云。貴介子弟。非才非俠。徒供少陵詩料。留千古一噱耳。

贈花卿。西川牙將。花驚定。子誅梓州。叛刺史。段子璋。恃功大掠。公有戲作花卿歌。見二之二。須參看。或曰花卿歌妓也。采注唐曲水調歌

讀杜心解 卷之七 七絕 五



後六疊入破第二節  
此詩見郭茂倩樂府

錦城絲管日樂府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作曉有

樂府作去人間能得幾回聞

楊春曰花卿在蜀頗用天子禮樂子美諷之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愚按僭禮樂事無效但其人驕恣必多非分之奢淫耳胡元瑞謂贈歌妓杜臆謂非歌妓所能當愚按若作贈妓詩反覺膚淺少味

李司馬橋了一一作承一無高使君自成都回上元二年冬公再至蜀州時李司馬在皂

江造竹橋邀公同觀公有陪觀造橋七律及觀作橋成五律兩詩先是高適以蜀州刺史攝尹成都至是回舊治也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功成事出羣已傳童子騎青竹一作馬

後漢書郭伋為并州牧始行部有兒童數百騎竹馬迎之總擬橋東待使君鶴注蜀州東至成都百里故云橋東

適當橋工甫畢高君回任渡此橋率爾成詠上二了橋成下二即借橋字帶合使君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舊編寶應元年成都詩按寶應係代宗元時方在春尚繫肅宗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伴原注

斛斯融經旬出飲獨空牀古詩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按公有聞斛斯六未歸詩

與九絕句一類。愛酒伴謂愛酒之伴。上二字連讀

稠花亂蕊畏一作裏非江濱行步歛危實怕春詩酒尚堪驅使在

未須料理白頭人

上二言花滿而畏江濱非畏江濱實以老而怕春也春即從花蕊見出語勢曲甚若從正異改作裏字便無味而裡且與實字不應白頭人應行步歛危

江溪竹靜雨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應

須美酒送生涯

黃云多事亦故為噀之



東望少城花滿樓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法小城也在城西市在其中百花高樓更可憐誰

能載酒開金盞一作喚取佳人舞繡筵

黃注百花樓買醉之地按下二只是望樓而酒興動仇謂招飲無人便低

黃師塢前江水東黃師塢僧葬處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

主可愛深紅愛淺紅

兩愛字有致

黃四孃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黃四孃自是妓人用戲蝶嬌鶯恰合四夏勝三

不是看一作愛花即索一作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

落嫩葉商量細細開嫩葉一作嫩蕊

向來無數惱花得此起二語道破仇云過時者易謝方來者有待下二亦寓悲老惜少之意

重贈鄭鍊絕句有贈鄭赴襄陽五律見三之三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日裘馬誰為感激人

寫出廉吏清風尊親猶言尊人也下二慨鄭亦自己采語

中丞嚴公雨中丞寄見憶一絕奉會二絕時嚴武鎮蜀待公最厚

雨映行宮辱贈詩通鑑云子離蜀以所居行宮為道士觀元戎肯赴野人期一云欲動野人知

江邊老病雖無力強擬晴天理釣絲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先無泥只須伐竹開荒徑倚



社 杖穿花聽馬嘶

嚴來詩必有雨時相訪之約故會之如此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青城山在蜀州西道書為第五洞天。楊春以

張率對酒詩似乳霞堪珍為乳酒所本非也。乳酒定是酒名必色白而醲但釀法莫攷。

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洗

盞開嘗對馬軍

原注軍州謂驅使騎為馬軍

下二意送急嘗彼此恩感俱見。然走送似與見分複矣須知。

三絕句

楸一作春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蕊未應飛。

爾雅椅檉注即楸也。圖經云梓木花紫。

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

潛花飛也。看次句。當是先見有謝者。

門外鷓鴣去一作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

一日須來一百回。

盟鷓鴣也。去久乍見因而祝之。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

倚

寮雜記元詩飛舞先春。因依上番梅朱。注獨孤及詩舊日霜毛一番新。皆讀去聲。客至從嗔不出迎。

護新笋也。杜應符初番出者壯天。三絕與七絕直開宋元家數。

戲為六絕句

庾信文章老更成。庾信梁人官於北周。詩賦綺麗謂之庾體。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

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讀壯心解

卷六之一 七絕

八

寧孔齋



後生輕薄附遠而近益遠者論定既久不敢置喙至於近人則多口詆訶以高自誇謝劉竊古人影響博其談資究於古人所謂師承派別之源流茫乎未可聞也少陵病焉而作是詩故前三章錯舉近代詩人以立案○首章提出老夏成三字便為後生頂門一鉞末句謂聽其嗤點無忌憚之言不覺前賢且生畏矣為前輩稱屈正使後生知警也

楊王盧駱當時體唐初四傑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

不廢江河萬古流

此與首章同旨。退出輕薄為文四字。對於文之所謂體者。不足與言。宜於一時成體之文。而哂之矣。首章下二反言以警醒之。此則正言以點破之。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漢西

贊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入馬歌虎脊兩化若鬼歷塊過都見爾曹王褒領過都越國蹶若歷塊

四傑於時尤近。必嗤點夏多。故此章申言之。舉盧王而楊駱可知。風騷為韻語之祖。後來格調變移。造端於漢之蘇李。繼軌於魏之建安。至唐初諸子出。而體裁又變。要之皆同祖風騷也。故言縱使盧王翰墨劣於漢魏之近風騷者。要亦國初之風騷也。譬猶天關上駟。頓足雲霄。言見駑馬之竭蹶。而不馴矣。上抑下揚。極有

分刊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苕上郭璞詩

未掣鯨魚碧海中

此總前三章而與為等量之。見小家天下判若霄壤。下二與前章相似。但前章意在表暴四傑。此章意在鍼砭凡今。語氣各有歸重。錢箋翡翠蘭苕。指當時研揣聲病。尋章摘句之徒。鯨魚碧海。則所謂渾涵汪洋。千景萬狀。非古人而有之也。江左以還。辭條豐碩。取多而用弘。唐初不改風尚。雖或結體浮靡。然未有以輕材虛器濫等述作者。迨乎景光摹揣之詩作。近於後人別趣。別腸之旨。弊且流為末書。蔑古叩寂張空。而風雅道淪矣。想少陵之世。俗學已開。讀此詩下二。知其有深

也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隣。竊攀屈宋宜方駕。恐

與齊梁作後塵

此與末章乃推廣而正告之意。重在不薄今人。邊統言今人。則齊梁而下。四傑而外。皆是。統言古人。則漢魏以上。風騷以還。皆是。竊攀恐後。直指附遠。邊近之病根。



而藥之也。

未及前賢。夏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前賢所包者廣。躋近代作家於風雅之班。而統謂之前賢也。風雅亦非顯指二百。凡往近作者皆是。遞相祖述。前賢各有師承。如宗文之代嬪也。祖述字本曲臺記。是好字眼。錢氏解為沿流而失源。誤矣。以齊梁以下為沿流。正是後生附遠。謾近之張本。不且自相矛盾耶。復先誰者。詰其輕啻輕啻。安分先後也。此三字正籠起多師二字。下乃開示法門。別裁其翡翠蘭若。屈宋後齊梁之偽體。而惟降心易氣。多師汝師。不獨風騷漢魏。遂溯淵源。即齊梁國初。悉皆宗仰。此中灼見祖述源流。而後為能得師。而後為親風雅。傾倒至此。其誘掖後進。一片婆心。千古為昭矣。錢箋曰。六絕寓言以自況也。還之詩。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誇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然則當公之世。謗傷亦不少矣。故借庾信四子以發其意。諄諄然呼而寤之。愚按此非正意。○齊梁體製。少陵亟稱之。乃其自為詩。不聞有好濫燕女。趨數教辟之音。宋人力黜之。而詩反纖薄。然則古人所為風雅者。有本領焉。有原委焉。孔子刪詩。不廢鄭衛。互崑山。顧氏論真氏正宗。有執理太甚。使徐庾不得為人。陳隋不得為代之歎也。○金源元好問論詩三十首。託體於此。

惠義寺園

一無此字。送辛員外。寺在梓州郫縣。編廣德元年。○集外。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

才仰望足離筵。

甚不佳。

答楊梓州

仇注前有李梓州。後有章梓州。此又有楊一歲三度代。何速耶。

悶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卻向

青溪不相見。迴船應載阿戎遊。

楊必借其弟在官。

公在梓時有行次驢亭詩。是年嘗至驢亭也。其時楊或嘗寄詩相約。以行縣所經同遊揚溪。楊竟他往不至。故作答以訂其首句。一頓坐逢者。正值其為州長。非逢於池頭也。俗解作遊池而逢。則下句說不去矣。又郭知達改楊公作房公。房池在漢州。漢與梓各為一州。不得云坐逢矣。求句屬之。

得房公池鵞

上元寶應開房館為漢州刺史。鑿池曰西湖。即此。○廣德元年春。由梓至漢州。房已被召北去。



房相西池鷺一羣。眠沙泛浦白於一作雲。鳳凰池上應迴首。

房向在中書。茲復內名。為報籠隨王右軍。法書要錄王羲之好鷺山陰曇曜道士養好者十餘道士言府君若能書道德經便合羣以

秦聖裁之為寫畢後籠鷺而歸

下二切貼而雅韻。

官池春雁二首

公有舟前小鷺兒詩自注云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蓋謂房公湖也。

自古稻梁多不足。至今鷓鴣亂為羣。且休悵望看春水。更

恐歸飛隔暮雲。

二絕皆寓言也。此章見旅食阻歸之感。次句猶屈子言雞鷩爭食也。謀食而與此輩為羣亦宜去此而歸矣。道阻且長當復奈何。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翅在雲天終不遠。力微繒繳絕須防。

此章見歸心最緊亦最決而未句仍申隔暮雲意。春欲盡激之也。塞有霜雖河朔尚多拒命弗顧也。翅在句足上意。力微句仍縮住。然則志雖決而路終阻矣。翊在力微須一讀。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隱一作無。從來不奉一

行書。固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疎。

舊云不奉書不接來書也。愚謂如此解則通首面諷矣。不奉一書者蓋云我固不敢強通也。然韋郎迥異凡流。吾能樂以世情之疎略料之乎。語致殊婉。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雲裏不聞雙雁過。掌中貪看一作一珠新。

秋風嫋嫋吹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人。

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書。白不意雙珠生於老蚌。信疎而思往。且欲道誕珠之喜。貪看公自謂也。結句言或稽梓或到蓬。總是他鄉何定處耶。亦離鄉之感。



謝安舟楫風還起。謝安傳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怛懼安

苑池臺雪欲飛。漢書梁孝王築東苑廣睢陽城為複道自宮屬於平臺三十餘

杳杳東山攜妓去。舊作漢妓。謝安居東山每遊必以妓女從

王歸。西京雜記梁孝王苑中奇果瑰禽異備世人言

不出歸思而已意亦顯。

黃河二首。廣德二年嚴武復鎮重歸成都詩

黃河北岬海西軍。宋注河水經自于闐疏勒而東逕金城允吾縣北關駟曰

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時已陷於

黃河南。一作北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

王混一車書棄金玉。趙注棄金玉如傳言不寶金玉之義

二詩為吐蕃不靖。民苦饋餉而作。蓋代蜀人為蜀語以告哀也。先言蕃橫而蜀次言蜀窮而困。以兩首為層次。海西軍盛自昔有聞。而今鐵馬成羣。悉為彼用。可慨也。至於給軍無粟。一心猶戴君王。吾民亦良厚矣。忍復以玩好之供困之乎。民言其情且冀上之恤其情。詩可以觀。所謂勤而不怨者與。

絕句四首。亦嚴武復鎮時作

堂西長筍別開門。塹北行椒卻背邨。梅熟許同朱老喫。松

高擬對阮生論。原注朱阮劍外相知

欲作魚梁雲覆湍。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有蛟龍窟。竹

石如山不敢安。長讀上聲筍高而欲長養之。故門別開。行讀如字。如行春之行。為欲看椒。故背邨而往。下二志存棲隱。

為作魚梁而賦。而自况不凡。須知蛟龍之想。只從雲覆雨寒生出。值雲雨而蹴起。文情也。竹石皆為梁之具。不敢安非真不安也。雨止雲收即安矣。趙汭乃謂溪有

讀士心屏。卷六下。七絕。十一。寧戎齋



蛟龍公不敢冒險取利是為公所愚也。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愔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鸝止鷺飛何滯與曠之不齊也。今西嶺多故而東吳可遊其亦可遠舉乎。蓋去蜀乃公素志而安蜀則嚴公本職也。蜀安則身安。作者有淡望焉。上興下賦。意本一串。注家以四景釋之淺矣。

藥條藥一作菜甲潤青青色。過樓亭入草亭。苗滿空山慙取譽。根居隙地怯成形。

下二就藥寄慨空山隙地蕭閒寂寞之濱也。亦無取於見知矣。與首章意畧同。觀此知幕職之就亦強而後可。

奉和嚴公軍城早秋時在嚴幕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滴博他處

博學困學紀聞的博嶺在維州通鑑武以崔明為漢州刺史使將擊吐蕃於西山連拔其城據地數百里。蓬婆舊書作蒲婆鶴云吐蕃城名也。元和志柘州城四面險阻有安戎江蓬婆山在西南又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縣西北。

此破蕃曲也。詩比嚴詩更透一層。蓋滴博成為我被陷之邊。蓬婆城為彼據險之處。嚴云莫遣馬還。是欲殄彼來攻之寇。尚就我地言。此云欲奪蓬婆。是益壯我液入之氣。直向彼地去也。雲間狀其高。雪外形其遠。附嚴詩。

軍城早秋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騎虜。莫遣沙場匹馬還。嚴武

三絕句編入永泰元年辭幕去成都後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唐書開州屬山南西道饒夔亂後蜀中山賊塞路開之軍史

不及書而社詩載之。師氏曲為之說皆偽謬耳。此記近境之雜亂。二州皆在蜀之東界。賈肯豈賈肯也。指羣盜言。仇謂指虎狼非。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唐書鳳翔府盩厔縣有駱谷關。按自關而南即唐書洋州興道



縣之駱谷路洋今洋縣屬漢中府又南則為夔州府境公時在夔之雲安

自說二女齧臂時

世說趙飛燕少貧微及召見與女弟齧臂而別

迴頭卻向秦雲哭

此記北人之避亂而南者亂在山南隴右間西羗為患也。回頭句乃狀此人說時情景非述二女哭也。此句添毫。

殿前兵馬雖驍雄

時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統禁兵通鑑永泰元年羗眾入寇朝恩請索城中私馬男子皆團為兵民大駭

暴略與羗渾同

羗吐蕃黨頭之屬渾土谷渾也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

軍中

團民不足及於婦女

注意尤在此章刺中人典禁軍也。禁軍之害等於山賊羗渾可以鑑矣。

存歿口號二首

席謙不見近彈碁

梁冀傳注藝經曰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其局以石為之古今詩話彈碁有譜一卷唐賢所為其局方五尺

中心高如蓋其頭為小壺四角微起義山詩中畢曜

仍傳舊小詩

原注道士席謙

吳人善彈碁畢曜善為小詩

玉局他年無限笑

一作事

白楊今日幾人悲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

原注高士滎陽鄭虔善畫山水曹霸善畫馬

天下

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驂騑

題云存歿口號謂已存而四人俱歿也公遣懷詩憶高李云存歿再嗚呼時高適李白亦俱歿也自容齋有每篇一存一歿之說謂席曹存畢鄭歿人皆因之吳論於首篇又謂席歿而畢存總屬臆說夫以生存之友與物故之人並舉殊屬礙理且若每篇兩人曾皆一處聚首而各亡其一不免殘缺興悲然提寄慨乃席畢與公一會於京一會於梓不相蒙也雖鄭曹於天寶中同在京師或嘗共會於席畢則未有處也今按兩詩只次篇已白頭句疑曹尚存然此句亦追憶廣德二年成都相遇時語耳其時贈曹丹青引云途窮反遭俗眼白蓋亦老而漂泊者也鄭即以是年歿於台州公有哭鄭司戶詩與丹青引同時作故知此詩所云蓋謂鄭公長夜之時正曹霸白頭之日今則山水驂騑俱留名蹟而已均為歿後語無疑

夔州歌十絕句

大曆元年入夔州詩

中巴之東巴東山

華陽國志劉璋分墊江以上為巴郡居巴西巴東之中曰中巴唐書夔州本信州巴東郡

江水開

讀士心屏

卷六之下 七絕

十四

寧



關流其間白帝高為三峽鎮瞿塘一作夔州非險過百牢關唐書漢中郡西

縣有百牢關圖經云孔明所建兩壁山相對六十里不絕漢江流其間乃入金牛益昌路也

第一首領全勢高為峽鎮頂首句就本地形勝作意險過百牢頂次句以他處地險相形瞿塘兩岸對峙中貫一江正與百牢夾漢相似也。前九首俱截律詩上半。故下二對結律往有律詩高調。

白帝夔州各異城宋注言白帝城在夔州城東按陸游解作相連而難辨非蜀江楚峽混殊名朱注

峽舊名西陵峽與荆州西陵之名相亂英雄割據非天意如公孫述劉焉輩霸王并吞在物情

李特輩

此下二首借形勢以傲蜀寇着異城混名等字便含分裂淆亂意以擊動下二天意難誣物情易逆屹然正論開示強梁不火

羣雄競起聞一作問前朝王者無外見今朝比訝漁陽結怨恨

指安史也宋浮責彭寵書奈何以區區漁陽結怨天子元聽舜日舊簫韶

此因上章天意物情之論而舉安史覆滅之事以實之舊以舜日指明皇入蜀者非也言逆寇徒然狂噬而聖朝不改鐘虞豈非天意難圖物情順則之一證乎

赤甲白鹽俱刺天統志赤甲山在府城東北七里土石皆赤如人袒臂故名白鹽山在府城東十七里崖壁高峻色若白鹽

間閭繚繞接山巔公詩云峽人鳥獸居其室附曾巔山上皆居民也楓林橘樹丹青複

道重樓錦繡懸

詩可休畫青紅層疊樓榭參差不嫌山體之孤峻矣。舊俱不解居人在山上孟疏觀在夔前後諸詩。

灩東灩西一萬家寰宇記夔州大昌縣有千頃池分三道二道南流為奉節縣西灩水江南江北一作江北

春冬花背飛鶴子遺瓊蕊趙曰楚辭屑瓊蕊是言玉英陸機詩采瓊蕊則言花白王粲白鶴賦食靈岳之瓊蕊相

趁鳧雛入蔣牙蜀都賦攢蔣叢蒲

上章言山家此章言水邨下二比成都詩笋根稚子一聯較勝

東屯稻畦一百頃困學紀聞東屯公孫述畱屯之所距白帝城五里田可百頃稻米為蜀第一北有澗水通



青苗一統志青苗晴浴狎鷗分處處雨隨神女下朝朝高唐賦妾

也朝朝暮暮

陽臺之下

特舉東屯以誌資生之利他日所以置莊於此也晴

蜀麻吳鹽自古通常璩蜀志桑漆麻紵之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

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一作白高浪中梁冀傳能意錢之戲注何承天

錢不同擬齋詩話云攤錢即攤賭也

生云此猜枚射覆之類攤錢則與意

蜀在夔西吳在夔東夔峽乃其咽喉此記商貨之走集也三老攤錢寫出習水饒

財之狀。日知錄引伸李雲行鹽之議謂宜就場收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

民兩利舉此詩首句為證。言若如今日之法各有地界吳鹽安得至蜀故嗚呼顧

氏之論通論也天下皆官鹽天下安有私鹽也劉晏轉鹽之法正如此譬則穀粟

然商販通行則貨不稽而事不擾司國計者得此說而進之一除數百年積弊豈

不大快。要之詩意只言夔當孔道耳又詩云死生射利兼鹽井地自有鹽不仰

吳莊

京

憶管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經寶屏見西

雜記武帝為寶楚宮猶對碧峯疑

為襄王遺事詠也又以虛運出奇昔觀屏上之巫峽反見

楚宮今想峰外之楚宮但餘巫峽有無無顛倒互換

武侯祠堂不可忘一統志武侯廟在夔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

州府治八陣臺下

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

想武侯之神而干戈之愁可破承松

柏之蔭而雲日之炎可涼是分頂格

閬風玄圃與蓬壺宋注閬風玄圃在中有高唐一作天下無吳船錄

唐觀在來借問夔州壓何處峽門江腹擁城隅堂非



解悶十二首

草閣柴扉星微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果溪

女一作友得錢留白魚

是寓西閣即景語留字逸甚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一作蘭陵故驛樓會稽志西陵城在蕭山縣西謝惠連有西陵阻風獻

康樂詩吳越改曰西興東坡詩為傳鐘鼓到西興是也為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遊

因人動興離別商自與其徒別耳朱注以為來別太泥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水經注長安霸城門又名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其南有下杜城

今日南湖采薇蕨公有寄題鄭監湖上亭詩湖在江陵何人為覓鄭瓜州原注今鄭秘監菴

張禮遊城南記濟滴水陟神禾原西望香積寺下原過瓜洲邨錢箋許渾和淮南相公重遊瓜洲詩注瓜洲邨與鄭莊相近鄭莊廢郊居也審為度之姪按錢說得之州

當作洲

憶故丘因而憶鄭監鄭監長安所居與故丘近也今公在夔府鄭在南湖彼此離鄉故云爾

沈范早知何水部梁書何遜傳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結忘年交好沈約亦愛其文賞曰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曹

劉不待薛郎中原注水部郎中薛據。仇注曹劉為建安之冠能推獎名士獨當省署開文苑兼

泛滄浪學釣翁陳師道曰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即薛據詩

水部郎中古今同官故舉何以况薛何早為沈范所賞薛不得與曹劉同時何實薛主下即點綴薛詩亦一法門

李陵蘇武是吾師僧皎然曰五言始於蘇李天與其性發言自高孟子論文夏不疑原注校書郎孟

雲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

黃生云蘇李吾師即孟子論文語此說最合數篇今見乃孟子自為詩服其議論而美其風雅也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者舊無新語漫



釣槎頭縮頸

一作項。槎頭縮頸。載習鑿齒襄陽耆舊傳。詳打魚歌注。浩然詩云。魚藏縮項。鮪又云。試坐竹竿釣。果得槎頭鮪。

耆舊新語。孟已獨淑其芳。今無能為者。漫以把釣之逸致。方之而已。時浩然已止。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

朱注。謝靈運。謝朓。頗學一作陰。何苦用心。朱注。陰鍾何遜。

自言攻苦如此。齒其學殖者。可以矍然矣。將字與縱之。將聖將字。同一微婉。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漫寒藤。

於舍下。竹洲花塢。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原注。右丞與裴迪浮舟往來。緡。金壺記。王維與弟緡。名冠一時。時議云。論詩則王維崔顥論筆則王緡李邕。

美二王詩筆競爽也。

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錢箋。通鑑云。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樂史外傳云。六月一日。貴妃

生日於長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而蔡君謨荔枝譜曰。涪州歲命驛致。東坡亦曰。天寶歲貢取之涪。蓋當時南海與涪埒進也。炎方每續朱櫻獻。仇注。據李綽歲時記。櫻桃薦寢取之內園不。由蜀貢此。特言夏薦櫻桃。而荔枝繼獻耳。王座應悲白露團。

此下皆言荔枝事。蜀歲貢荔枝。書所觸也。此章志舊音未除也。詩情悠遠。含有兩意。荔枝為先朝所嗜。當茲續獻。得無對露團而悽然乎。荔枝又禍亂所因。至此還來。得無撫玉座而惕然乎。蓋兩諷云。

憶過瀘戎摘荔枝。方輿勝覽。蜀中荔枝。瀘戎為上。涪次之。合又次之。涪以妃子得名。有妃子園。按公上年去蜀。經戎州。宴東樓。詩輕紅。青楓隱映石逶迤。京華應見無顏色。從陳無已本。紅顆酸甜只自知。荔枝譜。廣南及梓夔間所生者。肌肉薄而味甘酸。

此下因荔枝雜感。勿專在充貢上索解。此有呈身取輕意。箴士品也。楓石樓。遍何其高也。京華。唐。斯失色矣。悠悠而節自甘。逶迤而趣轉澀。此意惟人自領耳。翠瓜碧李沉玉珠。赤梨蒲萄寒露成。南史。扶桑國有赤梨。魏文帝書。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



按詩意不指  
難得者言  
可憐先不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

此亦見品之異者。寄身必遠。下二言諸果在處多有。無異蔓生。惟此娟娟美好之物。往往出自幽遠之區也。長字作常字解。

側生野岸及江蒲  
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劉熙釋名。草團屋曰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

壑布衣鮎背死勞人  
一作生害馬翠眉須  
一作踈

此又因荔枝入貢。既士既窮也。仇云。荔枝生遠僻。不植宮中。而偏滿玉壺。錢云。雲壑布衣。老死鮎背。曾不如荔枝。枝奔騰。傳置供翠眉一笑。深可歎也。一詩之解。截用兩注。始得全用。兩注俱失。同一荔枝也。前二首主褒。此詩主貶。前則即荔枝為比。此則舉荔枝相形也。託物見志。有轉無竭。

承聞河北諸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  
宋注唐史大曆

二年正月。淮安節度李忠臣入朝。三月。汴宋節度田神功來朝。河北入朝之事。史無明文。疑公在夔特傳聞未實耳。要是借逕暢發意中願望之詞。乃乘機

開示之妙用也

祿山作逆降天誅  
更有思明亦已無  
洵洵人寰猶不定  
時

時戰鬪欲何須

須通局一片看去。乃鏡歌鼓吹之變體也。首二章在題前。一戒一勸。首提安史誌禍首也。禍首之人。正是前車之戒。下二句已虛逗諸節度作反詰之詞。使其

自悟

社稷蒼生計必安  
蠻夷雜種錯相干  
周宣漢武今王是  
孝

子忠臣後代看

禮出皇靈定羣疑也。計必安謂終有真安之日。錯相干不止謂逆節之非。直謂其算策之左。下言遇大有為之主。落得做享盛名之臣。代為較得失之詞也。

喧喧道路好童  
一作多歌謠河北將軍盡入朝  
自是乾坤王室正

卻教江漢客魂銷

此章乃點題處。所謂承聞入朝歡喜也。

不道諸公無表來  
茫茫庶事遣  
一作使人猜擁兵相學干戈銳



使者徒勞百萬

一作迴與有感詩諸侯春不  
萬里貢使者日相望同意

此與下章作一反一正之勢。此首反勢也。不道二字直  
貫四句作不完口氣若曰不料其難兵勢使有如前事者

鳴玉鏘金盡正臣。修文偃武不無人。興王會靜妖氛氣。聖

壽空過一萬春。

首句正轉與上章緊相呼應。次句仍歸柄於本朝之有人。三句更推本於天威之  
震世而未乃致其頌禱如此立說則歸命雖在諸鎮而握權原由主極矣。此豈小  
家數所能。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為心小一身。

通鑑元年十月帝生日諸道獻  
金帛珍馬常衣上言敏怨求婚

不可長也燕趙休矜出佳麗。宮闈不擬選才人。

此與下章乃諷頌之語。此以諷君者曉諸道也。英雄不必專指其人。總見朝  
多有識燕趙佳人因珍玩推類言之。此二句的是風人之旨。使盡意之計頓灰。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

草奏何時入帝鄉。

此遙頌之體惜未能入賀也。衣冠  
兼及朝臣不獨指諸道入朝者。

澶漫山東一百州。

西京賦澶漫靡  
迤作鎮於近

削成如案抱青丘。

寰宇記青  
丘在青州包

茅重入歸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頭。

此與下章皆排場詠歎法。此  
指淄青軍言淄青東臨渤海。

東逾遼水北滹沱。

大小遼水皆經今遼東境滹沱  
源出山西代州經直隸保定府

星象風雲喜共和。

周宣王時號  
共和之世

紫氣關臨天地闊。

趙注紫氣關  
即函谷關

黃金臺貯俊賢多。

上谷圖  
經黃金

臺在  
易水

此指盧龍成德等軍言紫氣關統轄京都形勢之  
控制金臺貯懸擬北地賢才之嚮風皆唱歎之詞

漁陽突騎邯鄲兒。

漁陽今直隸東北  
境邯鄲在河以北

酒酣竝轡金鞭垂。意氣即



歸雙闕舞雄豪復遣五陵知

社臆云此并開導諸道之叛卒愚按首句統括河北諸處下乃鼓舞其來歸之興致也

李相將軍擁薊門朱注光弼在平肅朝嘗加范陽節度使又嘗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白頭惟有赤心

存竟能盡說去聲諸侯入錢箋舊書光弼輕騎入徐州田神功遠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相繼赴關知有從

來天子尊

錢箋末二章舉李郭二公以為儀表立意深遠。此以李公赤心戴主為儀表也。但李已卒於廣德二年此云盡說諸侯非指本事言特舉往事以為况耳。提出臣節大主聰明白曉示全重。在有赤心知天子兩句。

十二年來多戰場自天寶十四載至大曆二年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

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郭子儀傳寶應元年進封汾陽郡王

以汾陽功業為儀表也。上二句總括禍亂始終作大結束。下二句臣配美與洛誥之文其作周匝休我二人共貞同一筆法極淋漓頌敬之致所以感動藩臣者至矣。

矣。十二首竟是一大篇議論夾敘事之文與紀傳論贊相表裏錢氏所謂敦厚雋永來龍遠而結脈深是也。若章章而求句句而摘半為土飯塵羹矣。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大曆二年公行

送王信州峯北歸詩信即夔也王罷守而去故崔卿翁權攝州事

大賢為政即多聞刺史真符不必分尚有西郊諸葛廟臥

龍無首對江濱

因武侯號臥龍遂借用易文無首字以狀神像缺落然太涉戲

喜聞盜賊總退口號五首舊書大曆二年九月吐蕃寇靈州進寇邠州通鑑十月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

吐蕃於靈州城下吐蕃引去

蕭關隴水入官軍蕭關隴水俱在靈州南境青海黃河卷塞雲青海在西域黃河亦指塞外者正謂

吐蕃也北極轉愁一作龍虎氣龍虎氣比官軍西戎休縱犬羊羣



首章分頂而下直提邊寇事作發端。張遠以轉愁龍虎為魚朝恩掌禁兵中外受制而發愚謂詩正以殲賊而喜鯁入此意則文氣不屬蓋愁乃愁慘之義見我軍殺氣方盛賊不得犯也。

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煙塵朝廷忽用哥舒將殺  
伐虛悲公主親唐書開元末金城公主薨吐蕃遣使告哀因請和

次章原開

崆峒西極過崑崙駝馬由來擁國門駝馬吐蕃所貢逆氣數年吹路

斷蕃人聞道漸星奔

三章上二追述奉貢時事為下二引脈此首大意乃總計叛亂之年數以及於今日之引退也

勃律天西采玉河唐書大勃律直吐蕃西小勃律距吐蕃牙帳東八百里使于闐行程記玉河源出崑山西流至于闐界為三河曰白

玉河綠玉河烏玉河其源雖一而其玉隨地而變堅昆昆碧石最來多唐書堅昆國在康居西葱嶺北仇注碧石瑠璃也

隨漢使千堆寶一作少答胡王萬匹羅錢箋音律師云雪山之西名寶主偏悅異珍而輕禮重貨按詩

正言彼此報禮不應主是說

四章詠歎平時往來報禮之常冀復循此舊好也。上二錯舉吐蕃西境諸國以擊吐蕃貢物之盛俱趕入最來多三字中第三承此說下末句主朝廷說小答不作輕微解言少酬其禮亦必萬匹

今春喜氣滿乾坤宋注蕃退於二年冬詩作於三年之春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曆三

年調玉燭玄元皇帝聖雲孫爾雅曩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

末章全寫喜意頌揚讚歎着字欲飛纔結得五首佳不知者以為熟俗

漫成一首似出峽詩常編大曆三年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一作起

船尾跳魚撥一作發刺鳴



夜泊之景畫不能到。月映江而覺道。故可尺量。燈颯風而漸昏。故知更次。

書堂飲既夜 句 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 句 賦絕句 先有宴胡

侍御書堂李尚書之芳鄭秘監審同集詩見三之六。出峽後到江陵詩。

湖月一作水林風相與清。殘樽下馬復同傾。久拚野鶴如雙一作霜

鬢。遮莫隣雞下五更。鶴林玉露。遮莫俗語。所謂儘教也。劉朝霞獻明皇幸温泉詞。直摠得盤古隨播得女媧。燻遮莫。備古時千帝豈

如我今日三郎此是俳諧正合俗語。

題止云下馬月下。詩則謂月下更酌也。周珣曰。風月既清。酒興未闌。飲當垂白。達旦何妨。鍾情自道。氣味宛然。

江南逢李龜年 雲溪友議。李龜年奔泊江潭。杜甫以詩贈之。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又清風明月苦相思。

合座慘然。錢箋。史記。王剪定荆江南地。蓋指江湘之間。朱氏編潭州詩。內在大曆四五年間。

岐王宅裏尋常見 舊書。岐王範。睿宗子。雅愛文章之士。 崔九堂前幾度聞 原注。崔九。即殿中監。

逢君 崔滌中書令混之弟。舊書。滌素與玄宗款密。用為秘書監。出入禁中。 正是一作值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

黃生曰。此與劍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絕見風韻於行間。寓感慨於字裏。使龍標供奉操筆。亦無以過。乃知公於此體。非不能為正聲。仇本載黃鶴云。岐王範。崔九滌。並卒於開元十四年。其時未有梨園弟子。公見李龜年。必在天寶十載後。如此則崔九之自注為失實。而解益支離矣。嘗攷明皇雜錄。梨園弟子之設。在天寶中。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者。是則龜年等乃曲師。非弟子也。曲師之得幸。豈在既開梨園後哉。明皇時。舉舊時供奉。為宜春助教耳。則開元以前。李何必不在京師。又公壯遊詩云。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開元十三年間。正公十四五時。恰是年少遊京之始。於岐宅崔堂。更復暗合。世有細心讀書人。請無信後人之臆解。疑作者之原文也。

卷六之下

羅正己卯卯  
皆爾補氏約向



書林八館

卷之二

三

空手齋



